

劫

後

拾

茅盾



1185

119

85/103
8452:2-4

遺拾後劫

著 盾 茅



行發社版出藝學

7
132.12.8.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總館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

12.51.54

第一

十一月下旬，天氣異常溫暖。羅便臣道上，有幾對男女，款步下坡而來。穿黃色輕綃西服的一位女郎，上身加一件黑絲絨的短外褂，兩頰噴紅，半睜着水汪汪的一雙眼睛，低垂了頭，愛走不走的拖在他的男友的身邊。另外一對，那女的，總在三十以外了，穿一件粉紅閃金花的短旗袍，下巴剛掩住膝蓋，大概也是爲了季節畢竟已近耶誕，把一件銀鼠外套也披在身上，弄得粉汗涔涔，一路只把手絹輕輕去拭。她可是挺胸走着，微側了頭，又時時憨笑，儘量摹擬十八九小兒女的情態。

當二男一女，學生模樣的，快步趕上他們的時候，穿黃色加黑絲絨這女郎身邊的男友目送着一摸一摸而去的小藤篋，（顯而易見，這裏面裝的，不是教科書

和紙筆，而是全套游泳的道具），有口無心地說道，「當真，咱們還是上淺水灣罷？」

女郎擡頭看了他一眼，似笑非笑的把嘴唇一披，懶聲應道，「又一次本年底的告別式——是麼？可是這天，您瞧着罷，還有更加暖和的在後邊呢！」

「當然啦，寒來暑往，」那男的笑着分辯，「不過，今天這天氣，實在太迷人人了。」

「那麼，今天不去瞧瞧耶誕的禮物了？」水汪汪的眼睛驀地一睜，眉尖也挑了起來。

男的連忙陪笑道：「您又誤會了。淺水灣回來，再上公司里買東西，還不是一——」

「好啦，好啦，」女郎將臉扭開去，「我準知道，Sally's（娛樂戲院）這張新片，又得讓人家看爛了才輪到我呢！」

「沒有的事，」男的鄭重聲明，「電影也照樣的去看。」

「可是我不去，你不怕累，我可……」

男的笑了笑，還想分辯，那邊穿粉紅閃金花的女人却逼尖嗓子叫道：「阿張，您說，那天史柏堅上船，劉美美去送行，是不是還帶了個外國朋友的？」

「這個，哦，」所謂阿張者，滿臉是躊躇的表情了，忽而笑了笑，「也許有罷？反正劉美美交游廣闊。」又笑了笑，「不過，有一次開庭公審，劉美美不是說這個撈什子的防空洞案件要她天天到庭，已經累的她瘦了十磅了麼？可是那天在碼頭上，我瞧見她，倒好像略爲胖了一點。」

「哼，人家的胖呀瘦的，也要你去……」

男的連忙陪笑道，「不過說說罷了。而且……」

「而且——」女郎給他一個白眼，「你的眼睛倒怪尖呢，我且問你，劉美美到底多大年紀了，你說？」

阿張笑了笑，有意無意地向那粉紅閃金花的瞥了一眼，還沒回答，那邊的男的却接口道，「像劉美美那樣的女人，年紀跟她是不生影響的；反過來說，她叫人瞧着窩心的地方，正因為她大了這麼幾歲，經驗豐富，知情解意呀！」

粉紅色閃金花的嫣然笑了。蜜黃色的扭着頸頸子，忽地快步走起來，劉美美問題無形擱置了，高跟鞋打在柏油路上，開闔闔的。

「轟動萬人的防空洞案也就結束了，」銀鼠外褂身邊那男的喟然又說，「史柏堅到印度履新去了，劉美美也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從此報紙上少了吸引人的新聞；這幾天我拿起報來，總覺得怪沒勁兒似的。」

★

★

★

★

德輔道，下午二時。賣晚報的女人和孩子已經佈好了甬道。一個胖紳士，近視眼，移動矮胖的貴腿，匆匆忙忙地在甬路而走；可是，像從地下鑽出來似的，一個當胸掛着大幅晚刊廣告的小女人，突然擋住了他的去路，將兩手的報紙呈獻

上來。

胖紳士生氣似的將一角的銀幣扔在地上，急急走，但是猛又回頭，從那小女人手里抓了一份晚刊，低頭望一眼，鬆一口氣，掣手巾揩去額角的油汗，自言自語道，「還是來栖三郎長，來栖三郎短，他調的神經啊！」將晚刊往口袋里一塞，就向輪渡碼頭去了。

晚刊上都說日大的特使來栖三郎第二次謁見羅斯福總統，正在向東京請示，「日美關係頗為微妙」，但局勢顯見和緩云云。

莫斯科外圍大戰，進入第五週了，德軍屍橫如山，還沒望見克林姆宮的塔尖。

歐俄已經飛雪，氣溫在零下幾度。

但香港天氣異常溫暖。渡海小輪上，有五六個新到的加拿大兵，帽子歪在額角，遙望海中一片雪白的三角帆，悠然吹着口笛。那遊艇的三角帆下，露出淺綠

色的半身的情影，一輪大草帽，碧色的長帽帶隨風飄拂。

帶着一個孩子的年青的母親，服裝倒也入時，但從她那頭髮上還可以看出內地理髮師的手蹟，一邊享受那涼快的海風，一邊對她對坐的丈夫說道，「怪不得人家說香港是天堂，當真可愛。」於是抿嘴一笑，用手推她身邊的孩子道，「馨兒，你問爸爸，爲什麼不早點接我們來？」

丈夫微笑答道，「你又來提這話了！爲的是你們安全呀。去年七月這里緊張得什麼似的，英國人的婦孺都疏散到澳洲去了，不是到現在還沒回來？」

「可是到底沒事呀，不是麼？」

「那時誰又知道呢。」丈夫滿足地一笑說，「誰又料到今天依然是太平繁華，只是物價貴了點。」

「去年那個時候，我忙了好幾天，剛把行李弄舒齊，忽然接到你的電報，說不叫來了，那才氣人，馨兒一聽也就哭了，要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不也就來了

麼？那倒便宜得多呢。」

丈夫仰臉一笑道，「不用再抱怨了，現在你安心住下就好囉，來日方長，只怕你住久了又要厭煩。」

隔座有兩個本地人正在談論生意經。年青的一個忽然拍着大腿叫道，「對，你這話就說對了！要是在深水埗開這麼一片咖啡廳，網羅一兩打會幾句英國話的，每星期來三次茶舞，賺錢是穩的。」

「當然囉，」另一個也接口說，「八十美金一月的餉銀，合港紙該多少？他們只愁沒法兒化呢！」

兩人不約而同朝加拿大兵那邊望了一眼，又都呵呵笑起來。

「你認識阿招麼？」這回是低聲了，「她那個案，不景氣了快年把了，近來可是日夜進財……」

「那還用說！就是尖沙咀那一帶的幾家假古董舖罷，近來生意大有起色，還

不是他們作成的！」

「聽說這還是第一批，第二第三批不久就來。」

「哈哈，那麼，阿招當真要發財了。」

「也還有你我呢，別這麼沒志氣。」

兩人又朗聲笑了起來。在他們笑聲中，渡輪已在緩緩靠近碼頭了。

H工場的工友們正在響應那慰勞英蘇將士耶誕禮物代金運動。

好一天以前，這個運動已經在港九各工廠各學校內展開，某晚刊逐日披露已

收代金的數目和捐助者的芳名。H工場的姊妹廠N工場也早已參加了，而且捐出

了一筆不小的數目。但在H工場却發生了一點爭執。當熱心的青年工人小黃提議

本廠工友也不應落後的時候，就有個綽號「扭紋柴」，並且積有五六年老資格的

工人，冷冷地笑說道，「送禮嗎？你送一塊半塊巧格力，還是十枝風行牌？咱們

中間誰又是財東？人家打仗，有的是錢，光是英國，聽說一天就化上一千幾百萬磅！喂，伙計，你倒算一算，一磅該合幾元港紙？一天一千幾百萬磅呢！這個數目，我就算不過來了。咱們出一身大汗，捐這麼一點點，還不值人家眉毛尖上一星兒灰呀。」

工友們聽了，都做不得聲；有的是怕事，不肯得罪那出名難纏的「扭紋柴」；有的是覺得他的話也有道理，當真你就少吃一頓飯省下幾個毫子來，跟一天的一千幾百萬磅一比，濟得甚事？其餘大多數工友却覺得「扭紋柴」的話不對，可又想不出話來駁回他。

大家面面相覷，有幾個則把眼光望到小黃身上。

「話是不差的，不差的，」小黃低垂了頭，含羞似的喃喃地說，「咱們都是做一天吃一天的，能捐幾多？不過——」他咳了一聲，抬起頭來，把眼睜大了些，「不過，這是一點意思，咱們表示表示，倒不在乎錢的多少。千里送鵝毛，

不是麼？我們中國人打了幾年仗，人家也……」

「小黃的話對，」人羣里有一個聲音插進來。「報上登過一位先生的信，就說是表示敬意，那怕是一個仙敬意也就到了。咱們來捐罷。」

這話立刻引起大眾的讚許。有人鼓了幾下掌。

小黃也被這掌聲所鼓舞，他勇敢地豎起一條臂來，叫道：「一個仙值得什麼？可是一個仙背後有一點熱騰騰鮮紅的心！咱們捐錢慰勞，不是爲的他們沒錢使，咱們爲的是表示，爲的是給他們加油，打氣！」

「對啦，對啦，大家來捐罷，捐了後，也去報上登出來罷。」大眾嘈雜地歡呼。

有一位老年的工人就擠出來，一邊說「誰來收錢」，手里鄭重地擎着兩張簇新的毫子票。

可是那「扭紋柴」還不肯罷手。他高舉兩手亂搖道：「忙什麼，忙什麼，你

們真是一批急腳鬼！咱們捐錢，到底是慰勞誰呀？……」

有人接口道：「慰勞英囉。」

另一人改正他道：「還有蘇，英蘇將士。」

「扭紋柴」笑道：「蘇是什麼國呢？」看見大家似乎怔住了，他又接着說，

「蘇就是俄羅斯，是一個窮國。咱們犯不着錦上添花，寧可雪中送炭，我要捐錢，就單捐給窮的國家——俄羅斯。」

這話似乎很中聽，人叢中有人叫「不差」。

小黃連忙解釋道：「人家全是捐給英蘇的，咱們不便單捐給一個。」

「扭紋柴」厲聲答道，「錢是咱們捐的，咱們愛給誰就給誰；人家怎麼管

得了！」

「這話有理，」人叢中有了附和，「就這麼辦罷，別儘管担誤時光。」

小黃一時沒了主意，也想不出什麼反對的理由。但是有一個人却在拉他的衣

襟，他回頭一看，認得是進廠不過一年多的陳強，一個外江佬。當下陳強悄悄說道，「我不贊成單捐給蘇聯，要捐就捐給兩個。」小黃點頭，却又皺了眉頭，「他有點攪胡塗了，他正在拿不定主意，却覺得陳強推了他一把，接有就聽得這位外江佬用了生硬的語調，清清楚楚對大家說道：「各位朋友，請仔細想一想，剛才不是大家都說，咱們捐錢爲的是表示咱們的一點意思，不在乎多少，爲什麼要表示這一點意思呢？爲的人家是在那里跟不講理，愛欺人的法西斯強盜打仗。現在，俄國和英國都跟同一個敵人打仗，所以我們要慰勞的話，就一齊慰勞。咱們的目的，是表示敬意，不管誰是有錢誰又沒錢；如果講到有錢沒錢，俄國雖然一向被人家喚作窮國，可是我們也還該記得，他們幫助我們中國抗戰的錢，可也不比別人少，前幾天報上還說，俄國一面在跟德國打，一面還在給我們援助，所以講到有錢沒錢，咱們中國才是最缺錢的，難道咱們就老實受人家的，自己連一點意思都不表示麼？……」

陳強把話打住，眼光在衆人面上掠過，觀察衆人的反應。「扭紋柴」臉上漲得紫紅，眼光一閃一閃的，正像條毒蛇打算乘機反噬，人叢里忽然有個冒失鬼叫道：「說得對。可是你的意思要我們怎麼辦呢？」

這一句話引起了哄堂大笑。有人笑罵道，「衰仔，要你幹什麼，掏腰包！」陳強接着說道：「請大家原諒，我的話太嚙嚙。現在我說的簡單些：咱們還是要英蘇兩國將士一齊慰勞。凡是跟破壞和平，侵略別人的法西斯強盜打仗的，我們都一樣看待，不分彼此；要是分了彼此，就中了敵人挑撥離間的毒計了。」

「得啦，對了，」早就擎着兩張簇新毫子票的老年工人不耐煩地叫起來，「莫受歹人的挑撥，來罷，伙計們，拿出錢來罷！」

「扭紋柴」看見形勢不對，轉腳就走，然而還在信信然罵道：「都是些馬屁鬼，忘了平日受誰的氣。我看你們就上了台盤啦！老子一個仙也不化！」

衆工友推舉一個喚做阿連的担任收錢，陳強拉小黃到一邊，悄悄問道：「那

個扭紋柴，平日之間是不是專愛講講蘇聯什麼的？」

小黃搖了搖頭。「他是出名的扭紋柴，專愛跟人家鬧别扭。」

「哼，那就是了，」陳強眼中斗然閃過一道光芒，「我看他剛才那種行爲，有點像第五縱隊。」

「像什麼？」小黃睜大了眼睛問。

「你們叫他扭紋柴，就像是扭紋柴罷，」陳強笑了笑說，「不過此人好難纏，你得小心注意。」

★

★

★

★

淺水灣，單看那一排排的私家游泳棚，就十足表示出，這是個行樂勝地。但海畢竟是大公無私的，所以沙灘儘管被瓜分了，海水還是開放給大眾。

十一月下旬的陽光晒到下午三時，海水似乎也溫暖宜人；海浪的白沫一陣陣舐着沙灘，像熱的在喘氣。沙灘上的返光刺人眼睛。去年佈置在那里的倒鈎鐵絲

網，還有，那隱藏在一排私家游泳池棚後面，塗着五采偽裝，水泥建築的機關槍巢，早已不復引起人們的憂懼，——人們都確信戰神不會光臨這南海的極樂世界，而且，以爲單憑防空洞的建築，米糧柴炭鹹魚的儲藏，等等備戰的姿態，也就夠叫這海島不捲入戰爭的浪潮了。

游泳季節的盛況，還在人們的記憶中，但今天的時令畢竟已入初冬，只有泳國的勇士們，才來這里作本年度的告別泳。沙灘上在點綴着三三兩兩的人影，碧波中便只有一二健者，青蛙似的在翻騰。

「你怎麼不下水呢？」兩頰噴紅，水汪汪一對眼睛的女郎逗着她的阿張說。

黑絲絨短外褂，蜜黃色輕綉西服，早已卸去，現在換上了猩紅色的羊毛游泳衣，脚上是一雙銀色的軟橡膠泳鞋；她一邊說着，一邊轉過身來，剝開一片口香糖，正待往口裏送，却見那仰天躺着的阿張哆開了嘴，眯着眼，不轉睛地瞞住她，便笑了一笑，將口香糖對準了阿張嘴裏擲去。口香糖從阿張嘴邊跳在他寬闊的胸脯

上，阿張忙即抓來納在口中，一扭身一個騰擊勢，格格笑着答道，「這還不比下水好麼？空氣比水稀薄。」

女郎閃身坐了起來，有意無意地用手指掠一下髮髮，似嘆非嘆說，「我不許你——」，却又不說下去，低着頭笑了。

「那麼，平躺下來罷，咱們正正經經來一次……」

「一次什麼？」

「嗯，一次——日光浴。」阿張涎臉笑着說。

「啐，鬼話！」身子轉了開去，却又轉過來，拳曲起雙腿，像蝦一樣側躺着，

「我就不喜歡日光浴。」

「不喜歡也罷了，可是，別這麼滑來溜去，活像……」

「像什麼？你要討打了。」

「活像一條蛇。」阿張笑着，眼光釘住了對方。

「嘿，狗嘴里長不出象牙。」

「像蛇也不要緊，可是，我又記起……」

「又記起什麼？」身子放平了，「不愛聽！」

「記起報紙上差不多天天都登着的一幅賣藥廣告，」阿張故意把語調放得莊重些，「那是，登得有一張畫，畫的真好，……」女郎轉過臉來，阿張笑了笑接着道，「是一個漂亮的姑娘的上半身，下半身却是一條——蛇！」

「知道你又是來咒人罷，」女郎裝出不屑計較的神氣，但驀地回味過阿張話里的話來，便把眼波一橫，却又掌不住笑，罵道，「你這衰鬼！編派些什麼？真該打！」

阿張伸手擋住了女郎的一掌，順勢挽住了她的手腕，故意叫屈道，「那不過是賣藥廣告，畫這廣告的，可不是我哪。可是，我倒忘記了這廣告賣的是什麼藥。瞧你那麼着急，你一定知道。」

「啐！」女郎生氣似的把身子挪開些，低聲說，「沒良心的鬼！頭上還有天哪！」

阿張得意地笑着答道，「那麼，平躺下來作一次日光浴罷，都是你剛才滑來溜去的，才叫我想起這幅廣告畫來了。」

女郎不理他，但居然平躺下來，閉了雙目。

一輕一重脚步踩着沙粒的聲音，從阿張他們身邊經過。女郎的眼皮睜開了一下，旋又合上，脚步聲遠了又近，聽得有一個清脆的嗓子講着半不全的英語。女郎睜開眼，望了望天，忽地把嘴一扁，輕聲問道：「看見麼？那個女的好像是——」

「我早已看見，簡直就是她。」

「不過那男的，——又是一個了，還沒有過。」

「有點面熟，好像是××洋行的司庫，如果不錯的話，那麼，前天他剛抽中了籤，對澳洲廣播。」

「哦，原來也是一位太太疏散出去了了的丈夫。」

阿張笑了笑，對那邊走進去的一對望了一眼，又笑道，「丈夫團在這裡播音，太太團在那邊也要播音，隔了個海，聽得到聲音，見不到面，怪可憐似的；可是，人總有辦法，你瞧他，何等瀟灑快活，要是有太太在身邊，就不配那麼自由了。」

「女人總是吃虧些，」女郎輕輕歎口氣說，「他的太太總以為丈夫寂寞得要命，做夢也不會想到他此時在淺水灣，而且帶了個……」

「可是反過來說，」阿張做了個鬼臉，「安知他的太太此時不也在那邊的什麼渾水灣帶着個新結交的男朋友麼？」

「不要瞎說！」女郎板起了臉反駁他，「女人可不像你們男人那樣混帳。」

「哈哈，」阿張坐起來，伸了個懶腰。「自然，你是例外。」女郎還沒有答腔，阿張忽又怪樣地笑起來道，「我又想到一件事……」

「又要來編派誰了！」女郎把頭別轉去。

「何必着急，你且聽我說呀。前幾天，丈夫團鬧得頂凶，報紙上就說些譏諷的話，有一家報紙登出也許是一段投稿，俏皮得真有意思；他說，英國人把婦孺疏散到澳洲去，可是中國人却有的愛把太太們疏散到香港來，——」

「這個也是實在情形，」女郎接口說，「可見香港還是個安全的地方，丈夫團的要求是對的。」

「哦——」阿張歪着臉笑了笑，「可是那個投稿的，未必這麼想。大概他也是常常看見現在你我所看見的玩意兒，這才想起了這樣的俏皮話。」

「俏什麼皮！」女郎扭着頭說，但是警眼瞧見阿張遠遠地對那不倫不類的一對的背影做着鬼臉，她猛然悟到那所謂俏皮話的言外之意了，她也忍不住撲嗤一

笑，却罵道：「什麼俏皮話，還不是吃飽了飯沒事做，專愛揀人家的苦惱來開玩笑，虧你還記得那麼牢！」

阿張微笑着揉了揉腦袋，忽地跳起來，拉着女郎的手叫道：「來罷，總得下水去浸一浸。」

「我不去——」儘管這麼說，她還是任由阿張挽着走。可是他們並不直赴水邊，却沿着沙灘，隨意走着。太陽光斜射過來，他們半個臉晒得有點不舒服。他們不自覺地偏向岸上走去，離那些倒鈎鐵絲網不遠的地方，先前看見的一對兒却又笑嚷着來了。阿張用肘彎碰着女郎的腰部，輕聲說：「認明白了，果然是那位司庫先生！」女郎不作聲，轉身折向那壁絲網開口的地方。這裏原是爲了便利游泳者的進出，特地開放的一道缺口，這裏軟沙很厚，腳踩下去，步子不穩，散開的倒鈎鐵絲又像蔓草似的絆了滿地。女郎偶不小心，一個打滑，腿上便被倒鈎鐵絲抓了一下。

「噯唷！」她驚叫起來，實在也還沒有弄明白到底傷了什麼地方。

阿張趕快扶住她，一面說，「不礙事，刮破了皮。不過，就怕這鐵絲生了鏽不乾淨，趕快回到游泳棚去擦一點同仁油罷。」

女郎讓阿張扶着，一面走，一面低頭看自己的小腿，嘴里罵道，「真討厭這些鐵絲網！上次采姐也流了血。敵人要是當真從這里上來，這一點點又算什麼！可是好好一個游泳場，倒弄得寸步難行了。」

「可是你幹麼忽然要拐彎往里邊跑？」

「你才不知道啦！」女郎似乎更加生氣了，「就爲的不願意瞧見那個說半不全英國話的東西。想起剛才你說的什麼俏皮話，我才更不願意看見那樣活現世的一雙！」

阿張看見女郎似乎動了真氣，便乖乖的不多嘴，只把舌頭伸了伸，小心扶住她，慢慢地走回游泳棚。

馨兒的媽媽拜訪同鄉李太太。

這位太太是個「港九通」，每天非「過海」一次，而且在德輔道，皇后道，彌敦道，諸如此類的「商業區」望過一次，是不能過癮的。而對於物價的比較，尤有心得。馨兒的媽媽到來的時候，正值李太太照例「巡視」回來，客廳里充滿了鹹魚臭。她一手還捧着她那出名胖大的手提袋，一手一把短柄洋傘，正在指手劃腳對她的女僕敘說她出巡勝利的戰果。

「啊喲，昨兒就知道你來了，」一見馨兒的媽媽，李太太就像伏卵的老母雞似的張開兩臂走過去，「可是您瞧，成天被這家務忙得團團轉，還是忙不過來，總抽不出一星兒工夫去看看朋友。真是罪過，倒是您先來看望我來了。」

「自然是行客先拜坐客囉。」馨兒的媽媽笑着說，斜着眼瞥一下那些氣味不大好的鹹魚。

「小馨兒怎麼沒有來？」李太太問，將然又去移一把椅子擺在窗前道，「來，來這裏坐，咱們的話，怕是三日三夜也說不完。您瞧，我在香港，一住又是三年了，日子真快。這地方，買東西真難。明兒你早點來，咱們一塊兒出去看看，你總得買點兒；客廳里，臥室里，厨房里，動的用的，你要比較比較，買個八成罷，總也得個把禮拜，別忙，好在日子多着呢！」

「什麼也沒買呢！」馨兒的媽媽好不容易這才插進了這一句，可是立刻又被李太太搶着說道，「哦，那就可惜了，要是早到這麼十天，就好了，一個便宜的機會還不是你的！來，來，我給你看幾件東西，——」一邊說，李太太跳起來，一陣風似的把馨兒的媽媽提到她的臥房內，先抬頭指着一個宮燈式描花絹質的燈罩說道，「你瞧，這上面的仕女畫的多麼秀氣！這樣的貨色，全香港的店里找不出半個。可是你猜，我化了多少錢？你再瞧這一對小凳子，真真紫檀，式樣兒多玲瓏，雕工多精緻，大道的多寶里也有一對，比這差遠了，可是討價六十，你猜，

一對兒化多少得了的？」突然李太太又跳開一步，指着一面大鏡子說道，「這是真真的威尼斯鏡子呢！你跟別的貨一比較就知道了，我只化了五元！」

李太太接着又拉馨兒的媽媽去看幾只細瓷的蓋碗，又拉去給看兩個繡錦坐墊，馨兒的媽媽簡直被撥弄得頭也昏了，看也看不及，聽也聽不及，最後，這才抓住了李太太略一喘息的機會急急問道，「你到底是在那兒買的？」

「不忙！」李太太又像開了水閘似的說起來，「先聽聽價錢，這描花燈罩才化了一元五，這蓋碗是四毫子一個，這對兒坐墊是兩元，這鏡子已經說過，五元，哈哈，這一對凳子才化了八元。人家多寶里，比這差遠的，還標價六十呢！」

「真便宜，可是你到底在那里買的？」馨兒的媽媽一面敷衍着，一面却把來扣合法幣，心里想道，六七四十二，五七三十五，嘿！

「東西還多着呢！廚房里用的，客廳里用的，什麼都有，要不是李先生硬不

肯，說又不是開雜貨舖，我硬是一古腦兒都買了來。家里並不缺少使用的麼，不錯，可是這樣的便宜貨擺在跟前看看也快活啦！就是李先生硬不肯，硬沒辦法！」

「我倒正要買些……」馨兒的媽媽實在聽得不耐煩了，但「便宜」二字的吸引力太大了，只好耐性守着。

「可不是麼？」李太太拍着手說，「我也這麼說，何太太要是一到，廚房里，客廳里，動的用的，那一樣是少得了的！」

「哎！」馨兒的媽媽透一口長氣，「可不是那一樣是少得了的。李太太，你告訴我地方店名，明天我去看看。」

「什麼店名，看什麼？」李太太一張嘴哆得大大的。

「就是買這些便宜貨的。」

「啊喲，原來你還沒弄明白。」李太太笑了笑，拉着馨兒的媽媽走出臥室，

「香港那來這樣便宜貨，」接着又嘆一口氣，「香港什麼東西都比上半年貴了，一倍兩倍，有的是三倍。這些便宜東西，是前些時香港的日本人大夥兒回國，帶不走，當做爛貨賣了的！所以我開頭就說你來遲了幾天，可惜！」

「哦！」馨兒的媽媽滿懷高興都一下消滅。然而她還不肯死心，又問道，「李太太，大家說你是香港通，請你給我留心一下，可還有沒有這樣的巧宗兒？」

「沒有了，」李太太堅決地回答，「日本人都已經走光了，只有一個還沒走，那就是日本領事；要是他也走了，他那領事館里的東西怕也未必肯賣。」

馨兒的媽媽覺得絕望了，「真不巧！我本想早一個月動身，都是馨兒生病，這才捱遲了。」

「不過說不定英國人會走，」李太太悄聲說，「他們常常要疏散。」

「等到幾時去呢，今天還是一個空房子，要一樣沒兩樣，我是打算明後天就買齊了，省得心煩。」

「對，我也是這個脾氣，該買的就立刻買。你瞧，我今天買了這麼多鹹魚，……」於是猛然想到鹹魚還沒收拾好，便叫道，「阿媽，快來收拾到廚房里去。」

回頭李先生來家瞧見了，又要嚙嚙。

「這些也是便宜貨麼？」馨兒的媽媽又引起興趣來了。

「不是！告訴你，現在香港沒有一樣東西不是貴的。」李太太像在和誰爭論似的，「你沒有看見報麼？報上說，政府要收買幾萬擔鹹魚，幾十萬担柴炭，幾百萬担白米。這已經鬧了好久了，鬧一次，東西就貴一次。過了年，還得漲。趁早多買些放着，總是佔便宜的。比方說罐頭牛奶，上月我要是多買幾打。多麼好，今天就漲上五仙，店里說還要漲呢！」

馨兒的媽媽覺得心耐起來了，心里盤算道，回家去該和馨兒的爸爸說一下，也趁早儲藏些。但忽然想起一樁心事，便問道，「政府囤積糧食幹麼呢？是不是

香港還會打仗的？」

李太太似乎先沒有聽清，後來這才拍手叫道，「誰知道呢！反正大家都說英國人只要擺出神氣來，『你來罷，我也正想打一架呢』，日本人就不敢動手。可是，何太太，英國人這麼一擺出神氣來，可就把吃的用的都擺貴了呢！」

「只要不打就好了。」馨兒的媽媽鬆一口氣說，一面又在肚子里盤算，倘若單買不可缺的動用傢具，總共該多少錢，不知道「香港這」李太太能說個大概不？而且鹹魚之類似乎也該「儲藏」些。愈想愈煩，猛一睜眼，才發見李太太已經不在跟前，却聽得她的聲音從臥室里傳來，訶責那老媽子不該把那寶貝便宜貨的「紫檀」凳子移動了地位。

又舉舉行防空演習的消息，也在報上披露了。照例預先宣佈日期，並且「日落後即執行燈火管制，直至翌晨日出時解除」，一連要四五晚都沒定，臨時看成績如何，再縮短或延長云。

在以前不久的一次防空演習中，據說發現了一點「意外」；報紙對此並無文字透露，十口相傳，終於成爲公開的祕密。那一次的演習，預定爲一週，因爲以前各次燈火管制，成績都不大好，所以這一次下了決心，說要繼續到「成績尙堪滿意時爲止」，或者會超過一週也難說。第一晚過去了，據說「殊爲惡劣」，防空司令駕機「凌空觀察」，看見各處透露燈光甚多。於是強調了繼續一週的長期演習。但至第二晚過去，第三天下午，尖沙咀輪渡碼頭的揭示板上已有粉筆寫的消息：NO BLACK OUT TONIGHT.（今晚無燈火管制）。次日報上正式宣佈，演習已畢，因爲昨晚成績大有進步，已無繼續再演之必要云。可是這中間就有點小小的祕密。傳稱第二晚演習時，筲箕灣和九龍方面都發現有人散佈反英的傳單，這是日本的第五縱隊，乘燈火管制的黑夜小施其技。港當局爲查究此事，且免枝生意外，故遂取消了預定日程。日僑業已全體離港，然而港九還有日本的第五縱隊，這是一點「意外」。

現在又要舉行防空演習，事前除照例發佈公告，請「市民合作」外，又鄭重聲明，此次將嚴厲執行燈火管制，在管制期間，倘見有燈光隱蔽不密者即開槍警告云。比向來多一項規定，即在燈火管制以後，市民們應各在家，不得在街上閒遊，若干區域且禁止通行，——這大概是預防再發生像上次那樣不愉快的「意外」的罷？

燈火管制時間不得在街頭遊逛，這在香港的小市民，委實感覺到有點「那個」。老趙和小趙父子倆因此發生了爭執。老頭子的意見，天黑了就睡覺，豈不省事省錢。但是兒子不贊成，他說：「這怎麼成，」他既不需要那樣多的睡眠，而且他們那一層樓住了五六份人家，比戲院還熱鬧，到處埋伏着的臭虫又比日本的第五縱隊還要厲害些，你若早睡，正中牠們的下懷，小趙當然不願意睜大眼睛躺着心裏氣和蝨臭虫的。

早睡實在不算妥當的辦法，老頭子似乎也不能不承認了。兒子於是提議還是

去看戲。可是老頭子不知從那里聽來的傳聞，九點以後，防護團看見你在街上走，就要抓你去罰錢。兒子不信，老頭子又堅持；兩個吵鬧不清，徵求全樓五六份同居人家的意見，也沒有結果。有人主張問問鄰家的女兒，——她就是個防護團員，不幸她又早就出動去了。去問街上值勤的呢，因為並非素識，倘回答「唔怕」，則老趙定不肯信，倘答說還是躲在家里好些，則小趙便咒他是嚼舌。

後來，還是同層的一個住客提出個折中的辦法：大家湊齊幾床被單來，把窗戶嚴密堵蔽起來，再租一付馬將牌，在屋裏打一元底的馬將罷。問題這才得了解決。小趙悶在屋子裏打牌，這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向例，他的牌場總在巷尾路燈底下。

★ ★ ★
究竟是開槍射擊的嚴厲警告，或者是拘留罰款的傳說，發生了效力呢，還是幾千位男女防護團員照料周到之功，那就不可知了；但總之，這一晚的成績——倘

堪滿意」，日落以後，燈火燦爛的港九，居然沉沉如入睡鄉。然而並不是說，這一個一百八十多萬居民的都市，即便無「聲」了。嚴密地掩蔽了燈光的跳舞場內，爵士樂依然在嗚啞嘈嘈，電影院，大酒樓，依然是笑語沸騰，五魁八馬，就是高門大戶乃至老趙小趙之流處處雀戰之聲，倘能凝集起來，誰敢說不及十萬八千尊高射砲？

馬路上，確是莊嚴肅靜。黑魆魆地移動的，是值勤的防護團員。偶然有人用藍綢包了手電筒頭，彳亍而來，防護團員就會閃出來警告他道：「這不成！應該用暗藍色的標準防空燈泡！」

遠處有隆隆的聲音。大甲虫似的爬來了。這是×路巴士。車廂里一角，有燐火一樣的東西，這就是暗藍色的標準防空燈泡。據說這還是一九四〇年幾千架德國飛機狂炸倫敦的時候，屢經試驗了最有效的保護色呢。

海面上，依稀可見也有同樣的暗藍色的星點在緩緩流動。這是渡海小輪。演

習程序中有一項：軍隊開拔，增援九龍。

幾條探照燈光忽明忽暗忽長忽短，在搜索天空。

八時左右，警報響了。陸上海上，一律斷絕交通。

第X路巴士悄然停在路旁。黑影似的，鑽出幾個人來。清脆的女子的聲音在抱怨道，「快就到了，偏偏又放警報；遲幾分鐘不好麼？」

「好在快就到了，前面就是。」另一個女子的聲音回答。

前面一座建築物，像個蜂巢似的，吸引着街南街北來的「遊蜂」。這是中央戲院，正在上演曹禺的五幕劇「北京人」。

巴士下來的兩位女客也混在這人羣中。清脆的嗓音又叫道，「阿芬，你瞧，還有那麼多的人擠着買票呢！啊，我們的票呢，我記得是攔在手提袋里的；哎，真糟糕，倒霉的防空，——一點也看不見。」

「我記得，」所謂阿芬者，慢條斯理回答，「你是交給我收起來了。」

「那麼，你倒找一找看，有沒有丟了？車上那個鬼火，比沒有還壞，就怕剛才你付車錢的時候，把戲票也……不過，丟了也不打緊，前台後台熟人至少也有半打。」

「從這里上去罷。」阿芬還是那樣慢吞吞回答，「票在我手上。」

戲還沒開演，上座約有八成。清脆噪音的，先不對號入座，却忙着找熟人，她在人堆里彎彎曲曲鑽了一陣子，猛可地回頭一看，便張皇叫道，「阿芬呢？她上那去了？」可就在這時候，一只手伸過來，又聽得笑道，「密司周，您好！還沒找到座位麼？」

周小姐也沒和那男的握手，却歡天喜地叫道：「羅先生，想不到是您！瞧，人都擠滿了，號召力真大。我在香港多年，還沒見過這樣盛況，……」於是想起了來似的，伸手抓起那羅先生的左手握了一下，又趕快說，「可是我把阿芬丟了。她和我一同來的，人多一擠，就不見了。」

「不要緊，」羅先生笑着說，「我給您去找，有幾歲了，男的女的，穿什麼衣服？」

「不，不，不是個小孩子，是個大人！」周小姐急口說。

「哦——」羅先生的嘴角微微動了一下，像是在笑。

「就是那阿芬，」周小姐趕快再說明，「那位不聲不響，站在你身邊你會忘記了有她的錢祖芬小姐。」

「哦——」羅先生的眉毛笑了一笑，「那麼，也許她已經對號入座了罷！周小姐，請您把您的戲票給我瞧一瞧。」

「就是糟在這里，票子在她手上，我也不知道是那一排那一號，真把人急死了！」

「不要急，等一會兒。大家坐定了，那就容易找啦。」

「可不是，」周小姐立刻轉憂爲喜，「我也這麼想。」

「對啦。」羅先生讓過了幾個人，「這裏太擠，我們站到那邊去罷……」
「可是，」周小姐一邊走，一邊說，「羅先生，您的意見怎樣？我可覺得一次一次的防空演習，燈火管制一來就是整整一夜，真是麻煩了，好像沒有意思。」

羅先生還沒回答，周小姐又搶着道，「羅先生，您看香港會不會發生戰事？今天我和人家打賭，我就不相信日本人會打香港。牠打香港有什麼意思呢？香港這碼頭，一年要銷多少日本貨？這筆生意，難道牠就不要了麼？這一向的日本人就好像蘇州人——盤辮子打架，不過英國人也乖覺，也來盤辮子了。」

「大家也都是這樣看法，」羅先生隨口附和。

「不過您羅先生是研究太平洋問題的專家啦，」周小姐看見自己的意見被讚許，高興得每根神經纖維都在跳舞了，「您一定有獨到的見解。請您賜教。」

「專家」楞了一下，他真想不到在戲院子里會被人考起來了，心下就有幾分

不快，但也只能含糊應道，「您剛才說到日貨以香港為尾閥的問題，哦，日貨的推銷只是日本戰時經濟問題的一方面，——所以，所以，從經濟方面看，日本不願意和英美打仗，然而正因為牠不願意打，也許又不得不打。而且還有政治問題，同樣的使牠不願打，可又因此也許不得不打，——」他頓了一下，覺得自己的高論，周小姐好像不大領悟似的，便笑了笑收場道，「問題一落到專門，有時竟不是普通語言所能說明的，真是遺憾，周小姐，那邊有個朋友在等候我，可是，您的座兒……」

「啊！」周小姐像從沉思中驚覺，「這個，不怕。可是，羅先生，如果發生戰事，香港能守多久呢？」

「三個月不成問題，」羅先生沉吟一下以後很有分寸似的回答，「然而日本人却不能堅持到三個月以外。」

這當兒，周小姐忽然發見阿芬就在前面第四排靠邊一點的座位上，她立刻伸

長了嗓子叫道，「阿芬，我在這裏呢！」又回頭對羅先生笑了笑，「羅先生，您不認識阿芬麼？我給您介紹，她對於那些國際問題，非常有興趣。牠讀過一厚本的什麼國際問題講座，全是像您那樣的專家們執筆的……」

周小姐一邊說，一邊就往前擠，羅先生乘勢就告別道，「回頭再談罷，那邊有個朋友在等候我。」

錢祖芬小姐身邊有一位青年紳士，周小姐覺得有點面熟。看見周小姐來了，這位青年紳士似乎早就知道自己佔了人家的座位，立即站了起來說道，「快開幕了，我得回到自己的座位去。」

「儘管坐罷，不要客氣。」周小姐笑着說。

青年紳士倒不好意思馬上走了，微笑着對周小姐點頭。

「我來給你們介紹罷——」錢小姐慢吞吞的說。

可是周小姐立即答道，「我們是見過的，那一次，老李在金龍請客，——就是阿清喝得爛醉了的一次，我們是同過席的，日子過的真快，也就個把月了罷？」

「哦——」青年紳士笑了笑，「也許是女士記錯了罷，我才來這里不久……」

「啊，啊，」周小姐也笑了笑，「我記起來了，金龍那次會到的，該是令兄，說明了，果然他見得老一點。」

青年紳士微笑，還沒開口，阿芬却代答道，「楊先生並無兄弟在這里……」沒有說完，周小姐便愕然叫道，「這可怪了！天下有這樣面貌相像的。」隨即又笑了笑，「楊先生，請您別笑話，我這人，就犯了這麼一點冒失。」

「那里，那里，」青年紳士也笑，「女士請坐罷，回頭再領教。」又和錢小姐握別，便飄飄然走了。

周小姐剛坐定，就咕咕刮刮說道，「阿芬，剛才怎麼一轉眼，你就不見了；我找你真費勁，羅先生也幫我找。就是太平洋問題的專家羅先生。人家說，香港的中國人中間，只有三個半太平洋問題專家，可是那位羅先生算是整個的呢，還是半個，我可不大清楚，總之他是在三個半以內的。可惜找你不到，他剛才發表了關於日本南進的談話，」於是略換一口氣，「他有憑有據的說，日本仔要打香港，也不要打香港。」

「噯，好一個也不要！忽然背後有人插嘴說。」

周小姐猛一驚，急抬頭去看時，便笑喚道，「原來是你躲在這里，阿清！怎麼剛才我總沒瞧見。」「喂，阿清，你記得，那天老李在金龍請客，不是有一位跟剛才的楊先生長得一模一樣，比同胞兄弟還像些的？」

「我根本不記得有什麼老李在金龍請客。」

「別開玩笑！」周小姐有點發急了。

「不是你說我那天喝得爛醉麼？什麼都記不得了。」阿清擺出並非玩笑的臉色回答。

「難道那天你還不算爛醉麼？可不是我扯謊，」周小姐也不肯示弱。

阿芬却在一旁抿着嘴笑，這時候她慢吞吞非解道，「跟楊先生相熟的人，大概也不會少；譬如說，他的鼻樑算得是高的，凡是高鼻樑的人，就有點像他。」

「可不是！」周小姐轉怒爲喜。

「這話就合理啦，」阿清也接口說，「譬如剛才周小姐說一位專家的意見，日本人要打香港，這話對勁，又說不要打，這話也中聽，總之是兩邊都說得通。

事情本來就是沒有準兒的，所以聰明人都不肯把活事情說成個死的。」

「不過大概要打的成份多，」阿芬輕輕插一句。

「啊，我不同意！」周小姐盛氣反駁，「憑什麼……」

「不憑什麼。」阿芬例外地搶着說，「我不過聽得某方面的人近來揚言，要

是香港有了變動，他們先要對付某甲某乙——他們這話，自然不是並沒嗅到什麼就亂說一頓的。」

周小姐搖了搖頭：「我不贊成你這種態度——非科學的看法。」

所謂阿清者，却在後邊笑着對他的一個同伴說道，「真是各人有各人的心愿！」

這時候，台上一棒鑼響，場內的電燈光也漸漸變暗。

周小姐忽地站起來向四下一望，自言自語道，「滿座，滿座，滿座；要不是剛才放警報，斷絕了交通，觀衆一定還多些。」

第二

黃昏時候，皇后大道中段開始排演着每個星期日晚上照例的繁華節目。血一樣鮮豔的霓虹燈管，配着蒼白色的日光管，還有燐火似的綠光管，不但不覺得有一些不大調和，而且好像非此便不足以顯示都市之夜的美麗，各色各樣娛樂的機構，已經開足了馬力。各路巴士和電車一批一批載來各色人等；娛樂戲院和皇后戲院門前擠得滿滿的，似乎那鋼骨水泥的大建築也飽漲得氣喘了。大褲管，緊腰身短襖的姑娘們，挽着個男友，在騎樓下拍拖，當巴士和電車鬧聲偶然有幾秒鐘的甯靜時，他們那些木屐打着水泥地，便構成清脆的節拍。時時從半空掉下酒樓里的一片哄笑，也許還尖着弦索的繁響。廣播節目在一段粵劇以後，又報一當天的新聞：羅斯福總統致函日本天皇，一內容尙未宣佈，但權威人士咸信此為羅總

統最後之努力，羅總統運用其個人之權力，大局未至絕望」云云。

太平洋的濤聲在陣陣催緊，然而在皇后大道中，星期日晚上的狂歡聲充滿了人們的心胸。

★

★

★

★

某酒家的「綠珠廳」，座客們酒已有了八分，還在買其餘勇。甜菜上來了，一個大眼睛水蛇腰的女招待正用長柄的大湯匙給每個客人舀杏酪牛奶。臨到阿張身邊，不知怎的，到有半桌的客人不約而同哄笑起來，女招待臉一紅，急忙掏出手帕來抹抹嘴，然後再舀。

「老魏，再來豁三拳罷？」阿張掩飾地向斜對座一位中年人說。

叫作老魏的那男子搖了搖頭，一聲也不作。

另外一個方臉的男子便插嘴道，「小張，三拳就三拳，可是你不要顧左右而言他。不過老魏那付嘴臉，大家瞧，難道又是觸景生情，想起那位嬌小玲瓏的導

遊娘麼？喂，老魏，今天下午躲過人你在那里，從實招來罷！」

老魏閉眼搖頭道，「不要瞎說，人家辦正經事呀。我倒找了你半天，可不知道你鑽到那里去了。」

「當然也是辦正經事呀，」有人打趣着。

方臉的男子並不聲辯，却追擊着老魏道：「倒要聽聽你幹的是什麼正經？說不出來時，該罰……」

「說起來，跟你也有關係。」老魏睜開眼不忙不慌說，「我是去打聽澳門開廣州灣的船期。……」

「這就是胡扯了！」方臉男子哈哈笑着，「你上廣州灣去幹麼？還說跟我有關係，尤其牛頭不對馬嘴；我做夢也沒想到廣州灣！」

「你也聽人家說完了再批駁呀。」老魏把聲音提高些，「我還打聽，到底廣州灣有沒有船開上海去。可是忙了半天，越弄越糊塗了。」

「老魏，你這人，」座中一個胖子插口說，「真是無事忙。我還沒着急呢，可是你瞧，你才來不過幾天，可是你就急的像個熱石頭上的螞蟻了。你是買到了三號的票，臨時船公司變了卦，把你攔淺在這里，是就算跟你開了個玩笑。可是我怎樣？跟我開的玩笑這才不算小呢！船里受了幾天罪，好容易望見吳淞口了，那知道忽然打倒車，又把我送回香港來了！那時我真有點生氣，可是你跳得八丈高，又有什麼辦法？人家外國人就愛這麼幹！有人說這是神經戰，可把咱們險一些弄成神經病去了！所以，老魏，我說您莫着急，多玩幾天也好，反正這里有的是導遊娘，你不懂廣東話，也是一樣逛！」

胖子的話剛完，方臉的早已自己乾了杯，兩手突然拍一下桌子，叫道：「伸翁，跟我一比，你還算大大的好運氣呢！你是到了吳淞口打回票，我呢，我是過門而不入，人家是從天津去上海的，走了四天還沒見到，怪，怎麼地變長了？望出去，一片茫茫，全是海，可是天氣倒越來越暖和，後來茶房說是直開香港去

了，大家還以為他在造謠。我去問了船長，哼，一點不假，船公司真慷慨，不要我們加票，讓我們白走了上海到香港。把我這消息一說，登時全船的客人都反起來了！——差一點來個——暴動！……」

方臉的伸手往臉上抹一把，就不說下去，機械地拿起筷子夾了一塊雞肉，却又放下。

「後來怎樣呢？」阿張側着頭問。

「沒有怎的，」方臉的苦笑着，「船到九龍碼頭靠岸，還不是一個個乖乖的上岸，找旅館的找旅館，找朋友的找朋友去了！」

「真是破天荒的奇事！」阿張自言自語的說：

方臉的又乾了一杯，嘆口氣道，「說來也怪我自己太多了點辦法。那一班船，本來趕不上，可是我仗着自己熟人多，定要買到那一班的票；嘿，票果然弄到手了，可是上海沒有去成，到來了香港，我到無所謂，玩幾天，化個千兒八百

也算逢場作戲；只是同船五六百人，恐怕有一大半這幾天就不得了！今天我過九龍，就看見西洋菜街的騎樓下男女老小一大堆，怪得很，像在那里見過似的。後來我才恍然大悟，不是同船的天津客人還會是別個麼？無端被送到香港來叫化，這也夠慘了！」

「別說他們了，」老魏陰沉地說，「要是他媽的神經戰玩上個把月，誰又是得了的？最該死的是電報也不通了，真真弄得你毫無辦法。」

「那又何至於此呢！」座中衆人齊口安慰着。

「算了，算了！」胖子打起精神說，「君子安命，眼前有酒，」對阿張笑了笑，「有花，且共謀一醉！」

★

★

★

★

周小姐在「時事座談會」中，掌不住時時打呵欠。她一點也不掩飾她的「情緒不佳」，而且她之所以「情緒不佳」，也有充分的理由。首先，她並不知道今

晚的座談有題目，而且是「時事」；她以為今晚大概也和從前各次一樣，只是幾個常常見面的女朋友隨便談談，——她就愛大家「自由談」，最不樂意弄一個什麼「專門」題目，請一個人作什麼報告，要大家枯坐洗耳恭聽。她不久以前還對阿芬說，只有一次最使她感到興味：那就是有人提到，有一個包探之流的人物虐待他的第幾個小老婆，而這小老婆也曾經是小學畢業，所以理合亟謀營救……當時在座各位，的確是個個都發了言，特別是周小姐，還提出許多「實際」方法，雖然不免太像武俠小說上的老調，然而正像周小姐所自白：「我就喜歡具體，實際；就討厭不落邊際，左一個原則上如何如何，右一個理論上怎樣怎樣！」

但是今晚上的題目即使不是拯救一個曾經畢業小學的姨太太脫離虎口，周小姐也還是願意打起精神來聽的，如果也能把談話弄得「具體」和「實際」；不幸那位擔任報告的先生，（周小姐永遠沒有弄清楚他是姓陸呢抑姓盧，就同她聽到最後還是不明白到底是美國要爭取時間呢還是日本要爭取，）好像特地和周小姐

過不去，「唱」了將近一個鐘頭的「獨腳戲」，非但周小姐所最恨的「原則上」和「理論上」洋洋盈耳，而且，周小姐暗暗一數，光是「相當的」，就有了百數十之多，其他如「另一方面」，「同時」，「可能性」之類，周小姐也就來不及記數。這叫素常喜歡「具體」而且事事要求「乾脆」的周小姐，怎能不呵欠連片呢？

當最後一個「同時」，「另一方面」，衝在周小姐的耳膜上以後，報告者居然厥詞已盡，用手帕抹一下額角上的汗粒，還提起左手腕來看一下錶。

於是周小姐也似夢初醒，抬頭朝衆人看了一眼，似乎說，「你們都不開言麼？那我可要僭先了，」——就貿然問道：「到底日本仔和美國會不會開仗呢？」

担任報告的那位先生睜大了眼睛，似乎不會聽清，又似乎在奇怪，怎麼這位女士聽了半天還會鬧出這樣「到底」的問題；但在禮貌上，他不能不回答，他只好微笑說道：「兩邊的可能性都有。」

「那麼，」周小姐發展她的「追問」本領了，「最近最近，他們會不會動手呢？」

「這就要看那一邊的可能性大些，然後能斷定。」

「幾時才能斷定呢？」

「要等到有更多的事實，——材料，方才可以判明。」報告者嘴角還是浮着一抹微笑，不過口音中間好像夾雜一點不耐煩的成份了。

「可是我的意見，」周小姐急口說，「剛剛不同！我相信三兩天之內，就會發生戰爭，而且是英美先下手，——就是英美主動！」

「唔，——」報告者笑了笑，那態度就像一位老教師對待一個小學生的天真大胆的發言，「根據什麼事實來下這樣的判斷呢？」——這一句話說得那樣婉和，

就像一位老教師鼓勵小學生再多說幾句，——即使明知小學生所說的意見不過

供人一笑。

「事實——」周小姐好像有點惶惑了，不過，她決不是因為拿不出「事實」而發窘，她實在是忽然回憶起了一星期前在中央戲院看「北京人」那陣她自己的意見以及那位專家的卓論，好像自己的看法前後有些不一樣，然而她立刻爽然一笑，認定自家昔日之斷言日本仔不敢戰以及今日之斷言英美將取主動，完全合乎「邏輯」，她又笑了笑，提高嗓子答道，「事實麼？單說一件罷：不是郵政局最近鄭重通知，要寄聖誕節禮物往美國的，如果不在這幾天內趕快寄的話，恐怕永遠無法寄了——這是皇家郵局的通知，不是明明白白的麼？」

周小姐這話剛一離口，座中本來「作壁上觀」的四五位女士立刻也來「參與」，七嘴八舌說了些類似的事實。有一位却着急地半問道：「當真有這樣的通
知麼？怎麼我不知道？」

「當真有的。」周小姐怫然回答，「登在『Morning Post』的角落裏；你不信，自己去查一查。」

「嗯，這一些。」報告者等待衆聲略爲平靜以後，這才很沉着似的說，「這一些，所謂事實，譬如說，連邱吉爾宣稱，如果日本對美作戰，英國於二小時內也立即向日宣戰，又譬如，羅斯福總統致函日本天皇要求他制裁好戰的日本軍閥，等等一切在內，都是屬於神經戰的範圍罷！論斷時局，要從本質上去觀察；在原則上，今天還不過可能性逐漸在增大罷了。今天還沒有本質上的事實可以判定太平洋戰爭立刻會爆發。」

「那麼，」周小姐帶點頑皮的神氣又發言了，「請您原諒我多嘴，究竟怎樣的事實，才算得是本質上的？有沒有什麼標準呢？」

報告者微微一笑，輕描淡寫答道：「凡是表現基本矛盾的，大概都可以算是本質的罷。」她舉目四望，似乎說——還有問題麼？但又無意地舉起手腕看一下鐘。

這時候，那位幾乎人忘記了有她的錢祖芬小姐却慢慢起身說道：「時間

不早了，請各位把問題集中些，」……停了片刻，看見沒有人發言，（只有周小姐在抿着嘴笑，）她又慢聲說：「今晚的座談會，相當熱烈；我們聽了報告，明白了現在太平洋的緊急局面雖然戰爭的可能性存在，然而和平的因素也還存在，——」她向報告者看了一眼，似乎問：這話對麼？報告者點了點頭，於是芬小姐又笑了笑接着說：「我不會做結論，反正我不做，各位比我還明白。我們謝謝：……（這一次，周小姐又沒聽清，）先生他破費了寶貴的時間……」

在錯落的高跟鞋聲中，衆位都散了；周小姐追上了阿芬叫道：「等一下，我有句要緊話問你！」

阿芬站住了。周小姐附耳問道：「剛才做報告的先生，到底姓陸呢姓盧？還是姓魯？」

啐，阿芬笑了，一面又走起來，一面答道：「隨你愛叫他姓什麼就是什麼罷！反正在盧魯陸之間。」

★
★
★
★
九點多鐘，利舞台的兩個入口湧進一批一批的觀眾。這些形形色色的「善男信女」，在這島上，該算是最本分的；他們帶着各人的妻子，愛人，或朋友，剛從茶樓或咖啡店里補充了肚子，現在精神奕奕地準備度過一個星期日的最後一次的娛樂節目，——縱使今晚的影片無甚精采，然而休假日晚上的九點到十二點之間要是不找最起碼的消遣，便覺得生活上好像缺少了什麼似的。

馨兒的媽媽對號入座以後，才知道坐的太近又太偏。她懊悔不曾買後座，但想起後座的價目，便又自慰道，「近一點有什麼關係，還不是一樣看？」

她的丈夫何先生對於電影之類，向來感情平常。太太還沒來的時候，他每逢休假日，照例是馬將十六圍，從下午二時到晚上十一時。現在履行「為夫為父」的義務，奉陪太太和孩子，坐位之好壞，當然不在心上，甚至今晚演映的是什麼片子，他也沒有弄明白。

三人之中，最感到不如意的，却是馨兒；他雖然坐在父親的膝頭，前排兩個外國兵的身軀還是擋住了他的視線。開映以前，他還不至於太無聊；最初是外國兵的服裝吸引了他的注意。其後，就發見那兩個兵旁邊，還坐着一個矮小的女子，——是這女的，引起他莫大的興趣和不少的疑問。他想來，這女的應該是一個中國人，雖則她穿的衣服是西式，說話也是外國話，而且和外國兵做伴。可是當馨兒不小心把一隻小手在她肩頭按了一下的時候，那女的疾轉過頭來，先打量了馨兒一眼，然後又瞧着他的爸爸媽媽，聳聳肩膀，嚶哩咕嚕說了幾句洋話。更糟的是，她發見她那件雪白的坎肩上似乎新添了淡淡的兩個小指印，她立即睜圓了眼睛，用手勢，又把洋話向馨兒這邊拋來，——看情形，就知道她是在那里罵人了。馨兒想道：「原來她不會說中國話，可是面孔又不和外國人一樣……」

但也因為她說的是洋話，馨兒的父母半句口也開不得，只好望住她發怔。

「這是個什麼路數呢？妖妖怪怪的！」

馨兒聽得媽媽低聲問他爸爸。

「自然是鹹水妹了。」

又聽得爸爸這樣回答。

「什麼……梅呀？」馨兒回頭去問爸爸，但正在這時候，電燈光暗了下去，那好幾道紅的綠的紗幕，次次拉開，爸爸沒有回答，馨兒也忘記再問了。

廣告完了以後，便映出下期新片的幾小段。馨兒盡力仰起了頸子，始終只能看見銀幕的上半截。有時竟只有半個腦袋。而且那些臉孔都異常長，似乎今晚的片子就是什麼「長面國」之類。「長面國」故事也不壞。馨兒知道有大人國和小人國。可是單看見半個長臉，總覺掃興，尤其可恨的，前排一個兵的腦袋和那不中不西女子的蓬頭又老是靠在一處，把馨兒從隙縫中張望的權利也剝奪了去了。

他漸漸感到無聊了。不過他是一個懂事的小朋友，知道在電影院里不能嚷

吵，他便閉緊了嘴巴，睜眼望着前面靠在一處的兩個頭，聊以消遣。

「媽媽，」馨兒終於忍不住了，低聲問道，「他們又不看電影，坐在這裏幹麼？」他用小手指了指，「害人家也看不到。我一點也望不見。」

媽媽沒有回答。但顯然她也早已注意到馨兒所說的那個目標了，「會兒以後，她小聲罵道，「真不怕丟臉！」同時又有無意地朝她丈夫望了一眼，忽然她覺得那一句話有點失檢，——從前，還沒有馨兒的時候，她和丈夫在電影院里也時時靠得那麼緊的；但一轉想，又覺得事例雖同，實情却有分別，自家是和丈夫，而眼前這一個「不怕丟臉」的呢，却和……而且又是外族。媽媽有一種說不出所以然的潔癖：每邊看見一雙長滿細黃毛的手，便覺得異常惡心似的，何況……她趕快啐了一口，把注意力集中在銀幕。

電影在繼續放映，一個美貌的婦人（馨兒的媽媽猜想她是一位有身份的太太）和兩個面目可憎的漢子（她又猜想他們是流氓是強盜）開談判，正在緊張的

當兒，驀地機聲中止，人物全無，銀幕上却映出極大的兩行外國字來。接着，觀衆中間似乎有了小小的擾動。馨兒的媽媽究竟也還經過世面，知道電影院里沒有那樣的「規矩」，正想問問丈夫，銀幕的兩行字可又隱去，依然是那個美貌婦人和兩個漢子在開談判……

「媽媽，」馨兒忽然快活地叫起來，聲音之大，使得旁坐的觀衆們轉臉來看，但馨兒立即用了較小的聲音說道，「兩個——兩個兵沒有了。」

何太太一看，果然前面三個位子都是空的，心里也覺一喜，但仍然斥責她的兒子道，「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值得這樣大驚小怪！」

這時候，老是像在那里打瞌睡的可先生忽然似夢初醒，自言自語道：「走了？那麼，剛才停了戲，映出來的兩行字，當真是召集士兵們即刻歸隊的通告麼？……想來又是演習，倒瞧不出牠近來竟這樣認真起來。」

他一邊說着，一邊又將下巴垂在他兒子的肩膀上，繼續他那打瞌睡的姿態。

老魏從電梯下來時，方才覺得酒喝多了，不應該再受方臉和胖子的慫恿，再到跳舞場去。

然而他又覺得礙難食言，僅在走出酒樓的大門時，故意站住了東張西望道，「往那里走呢？上那一家？」

方臉和胖子做了個鬼臉，都不作聲，阿張却幽默地說道，「悉聽尊便。」

這一來，老魏却覺得有關面子問題了，他笑了笑，就朝東走去。額角的血管跳得慢一點了，胸口的脹悶却漸漸加強起來；心里想喚一輛「的士」，可是別的思想又立刻把這意思打斷了。有一個初胸露臂，混血種的婦人從旁邊走過，似乎對他笑了笑；他立即想道，——我有什麼可笑呢？……也許是領帶打的不大合式罷？於是散席之時，那位大眼睛水蛇腰的女招待替他結領帶的情景又活現在眼前。他深深吸了口氣，似乎這樣想：——她那股氣味有點古怪；不全是香

水的味兒，倒頗帶點鹹味；……於是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可是立刻打了個寒噤，斜眼狠顧着他的三個同伴，忽然叫道：「喂，你們聞過血的味兒麼？說跟魚腥彷彿，是不是？……然而又不然……」

三個朋友愕然看了他一下，不約而同高聲笑了。

「笑什麼？」老魏突然站住了，「有什麼可笑？我有什麼可笑的？……你們的鼻子都那里去了，這，嗅不到？這不是血腥氣？」他打了個飽嗝，口一張，便嘔吐起來，然而他好像並沒知道自己在嘔吐，還是在走，嘴里喃喃地說些聽不明白的話。

方臉的對阿張說道：「老魏當真醉了，弄一部的士來送他回旅館去罷？」

「誰說……」老魏回過頭來大聲呼斥，「什麼的士！我住在那里呢，噫，六國，瞧，前面不就是麼？」他隨手指着前面的一所高大建築，「你們不認識麼？來罷，跟我來。」

他奮步前行，到了一座大廈門前，回頭招呼他的朋友們。三個朋友正待拉他回來，他猛然一個踉蹌，身子就往後倒，却好被方臉和阿張扶住了。他站穩了，睜大眼，滿臉驚惶，對阿張叫道：「倒下來了，倒下來了，你們還不逃跑？走開，別礙手礙脚的！你們願意跟自家的性命開玩笑，我可沒有那麼傻！走開，倒下來了！」

他用力和方臉掙扎，不要他扶持，而且更加語無倫次：「倒下來了！七八層的洋樓，百年的建築！這裡是死屍，那邊是火！哈哈，阿張，你的意中人也在！躺在這裡，全是血了。……我要逃，嘿，你們這班混蛋，擠得那麼緊，幹麼？」

三個朋友也沒心去聽他，七手八腳將他架上一輛人力車，胖子嘆口氣道，「這押送的差使大概只好我來毛遂自薦了。可是也怪，老魏今天並沒喝多少，怎的就醉成了這個模樣？難道當真是心里不痛快麼？」

★

★

★

★

阿張兩手插在褲袋里，歪着頭，嘴里吹着口哨，用狐步舞的姿勢，沿着海邊往東走。

他之所以往東，只有一個目的；風是從東邊來的，讓酒熱的面孔頂頭迎着，覺得痛快些。時間實在還早，可是又覺得老魏那一醉把他們今晚的娛樂程序都搞亂了，現在他倒拿不定主意該怎樣消磨那剩下來的三兩個鐘頭。

想起了三四個地方。最後，就帶點無可無不可的心情自己說道，「還是到跳舞場去。」於是，開玩笑似的，拍的一聲，先來個「立正」，然後向右轉，……穿過莊士敦道的時候，有人迎面匆匆走來，已經肩挨着肩過去了，忽又回頭叫道：「這不是阿張麼？往那里去？」

阿張也站住了，認得是同一公司但不同部的小李。

「好極了，小李，」阿張伸手抓住了小李的肩頭，「一同上仙樂舞場去……」

「什麼？」小李端詳阿張的面孔說，「你是喝醉了罷？這個時候還上舞場去？」

阿張笑了笑，伸出手腕給小李看道，「你才喝醉了罷？瞧，不過十點多鐘，上舞場還嫌早一點兒。」

「喔喔，——那麼，你剛從那里來呢？」

「和幾個朋友吃了飯——」

「哦！怪道你還沒知道，」小李的口氣頗爲鄭重，「有緊急命令，召集義勇隊入伍呢！」

阿張看了小李一眼，有點不大相信：「義勇隊，入伍？」他笑了笑，「反正是義勇隊，和我們是不相干的。」

「可是你，阿張，你好像也是一個後備警察罷？」

「是的，幹麼？」

「也有命令，後備警察限在十一點以前到總部集合。」

阿張一聽說，却哈哈笑了起來，挽住了小李的臂膀：「鬼話也說得夠了，算
了罷，上仙樂去！」

「誰來騙你！」小李正色回答，「騙你的，是——」

「可是你就這樣上總部去麼？還說不是騙人呢？」

「我這就回家換衣服去，阿張，一塊兒走。」

阿張畢竟並沒醉，覺得小李大概是說真話，他沒精打采說道，「半夜三更，
把人召集，又鬧什麼鬼！」

「誰知道呢！大概又是什麼臨時演習。走罷，時間快到了。遲到要受處分
的。」小李一邊說，一邊拉了阿張就走。

「早知道有這樣多的麻煩，我才不去報名呢！」

阿張的喃喃怨語，從風中吹來，兩個影子過了街角。

有一輛鋼甲車正在九龍半島的青山道上蠕動，但是在香港這邊皇后大道上，
有一輛一九四二年式的嶄新轎車載着一對情侶也正飛駛向山上去。



第三

只隔一層薄板壁的「前鄰」，到了早上五時左右，居然也靜定下去了；彷彿是遠處大砲雷鳴般的射擊，代替了赤拉拉的機關槍一般似的洗牌聲。被他們的通宵「酣戰」連累得十分困憊的何太太，剛享受了片刻的朦朧，「後鄰」那幾位「小寶貝」照例的早課又已開始。突然，——大概是「後鄰」把房門開了，好像電流回復正常的播音機，那一片哭嚷聲，斥罵聲，便洋洋然直灌進何太太房里來，把馨兒也驚醒。

何太太賭氣似的爬了起來，披了件夾衫，便到廁所兼浴室那「公共場所」搶先佔位子去。

照例，不到十分鐘，馨兒就會來「接防」，以後，就該是何先生本人。但這

一次，何太太把一應例行「公事」都辦完了，而且「後鄰」的那位太太率領着她的半排孩兒兵已在叩門，却還不見馨兒的蹤影。

這可把何太太嘔急了，她只好先行「撤退」。懷着「今兒真是天翻地覆了」的懊惱心情，她怒氣沖沖轉回房去，帶着她的全部「輜重」，——牙刷，牙膏，漱口杯，肥皂，面巾，還有，一把半舊的魚骨梳，半瓶子生髮油。她一脚剛進了房門，就看見馨兒依然賴在床上，何先生却擎着一條領帶，想往頸子上套，可又擦下，不住地尖起兩個手指，按撫那領帶上的褶皺。

「又是什麼把戲？」何太太沒好口氣地問。

「還不是那……」何先生陰沉地回答，却又轉口，「你問你那寶貝的兒子去！」於是慘然一笑，把領帶縮上頸子去。

何太太立即明白，又是爲了馨兒還沒有進學校的問題，爺兒倆吵嘴。她放下了手里的東西，一邊去拉那賴在床上的兒子，一邊對丈夫說：「真不懂你每天忙

些什麼，兒子的讀書大事，你也全不放在心上。老是說在找，哼，我就不信香港九龍的學校就跟上海的煙紙店一樣多，怎麼找了十來天了，還是沒有？」

「哎哎，你真是婦人家，」何先生急得跺腳說，「這又不是買一包煙！你只知道買掛了招牌的就是個學校，也不管馨兒進去了有沒有書唸，唸的是些什麼書。又不是沒有對你說過，這裡有些學校跟私塾差不多，比私塾還不如……」

「我不信那麼多的學校就沒有幾家像樣的？」

「自然也有，」何先生更加着急了，「可是人家不收新生了，你又有什麼辦法？」

「嘿！有錢去讀書，還怕人家不收！」

「哎！」何先生急得又把領帶扯下來，在房里轉了個身，忽然得了個主意，指着那堆得滿滿的房角說道，「喂，我們一張床擠三個人，整晚的大家睡不好，在這角里安一張行軍床給馨兒，行不行呢？」

何太太吃驚地睜大了眼睛道，「這那成！要是安了行軍床，這些箱子包裹又往那里放呢？」

「那麼，」何先生又指著擺放桌子的地位道，「這兒如何？桌子搬出去，桌子上的瓶兒罐兒碗兒也拿到別處去。」

「更不成！」何太太尖聲叫起來，「你還有什麼地方給我放這張桌子！你真……」

「那麼，實在擠不下餐兒的行軍床麼？」

「你別問我，」何太太有點生氣，「你自己看罷。誰叫你不多租一間房子！」

何先生得意地哈哈笑了，「現在，你該明白了罷，一個學校擠滿了時，便連半個新生也不能多收！」說着，他拿起洗臉傢伙，就望外走。

這一來，真把何太太嘔得滿臉是氣，她一面收拾床鋪，一面恨恨地說道：「

好好，你也不想想，孩子成天的嚷寂寞得要死！老是守在這房間里，又沒個小伴，像坐監似的……」

「爸爸怎麼說呢？」馨兒問，「行軍床我也不要——」

「什麼行軍床，銀金床！我真後悔帶了你來，簡直是活受罪！」何太太把一只手提箱從椅上搬到床上，騰出個空位來，以便吃早飯，一面又趕快到廚房去。無論如何，就誤了丈夫上公事房的時間，總比就誤了孩子上學還嚴重些。

一會兒，何太太端了早飯來時，何先生和馨兒已經坐在桌旁，正在用筷子搭橋玩兒，何太太此時氣也平了，望着他們，皺了眉笑道，「可不是，昨天還說買一副積木來給馨兒玩，到底又忘了。」

何先生剛端起飯碗，忽聽得遠遠地一聲轟，接着又是一聲，更響，似乎他們的房子也有點震動。馨兒眼尖，早已放下碗，跑到窗前叫道：「飛機，飛機！」同時，顫抖的警報聲也破空而來，頃刻間，滿空里只有那嗚嗚的叫聲。

「怪了，怎麼白天一早就來防空演習？」何先生遲疑地也站起身來。恰就在這時候，砰砰砰一連幾聲怪響就在頭頂落下來，何先生把不住心也跳了。何太太有「經驗」，聽出這是高射砲的聲音，下意識地叫道，「馨兒，高射砲都放了，還不快躲！」

「讓我來看，——」何先生毅然很有權威地說，也挨到窗口。似乎他是一位總司令，讓他一看，就可判明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

遠遠地，一些高大的建築物後邊，沖起兩道黑煙，像兩根擎天柱。高射砲聲還在響，但似乎已經轉換了方向。俯瞰街上，只見人們一堆一堆地攢頭接耳，也有在那里仰臉看的，好像也並沒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地方。

何先生看了一會，還是莫明其妙。他的太太和孩子分立在他兩邊，也用了驚惶的眼光看他。

忽然靈機一動，想起了前些時候在報上所見的一段新聞，他登時有了「主

意」了；他輕鬆地說了句「沒有事」，然後又威嚴地咳了聲道，「這是實地演習，好比——好比，」他一時想不出那句話，便轉口道，「進去吃飯罷！」

一家三人剛回到飯桌邊，高射砲聲却又來了，隱隱似乎還有飛機嗡嗡的聲音。「雀戰」了一夜的「前鄰」不知在什麼時候早已起身，此時正招呼着「後鄰」，神色倉皇嚷着些何太太懂不得的話，何先生懂他們的話，立時臉上變色，連說「豈有此理」！

「到底是怎麼回事？」何太太着急地問，「他們說什麼？」

「說是日本仔打來了，」何先生回答。但立刻恢復了自信鄭重宣告道。「謠言！這是實地演習，就好比——」這回他想到了那個字眼，「好比做戲的先來一次彩排。」

「前鄰」和「後鄰」似乎商量已定，便紛擁而去，又特地掀開何家的門，對何先生說了幾句話：何太太聽去，好像話中有「防空洞」字樣。

「不管怎的，」何太太拿出主意來，「我們還是進防空洞去。聽說香港的防空洞造的十分講究，又大又舒服。」

「對！」何先生也同意，「報上也說過，俄國——莫斯科實地演習，幾百萬人就一齊進了洞。對呀，我們也進去看看罷。」

★

★

★

★

街上的情形，確乎有點非常，許多店舖都沒開門，——這大概因為時間還早，但是，戴鋼盔的防護團員和後備警察却幾乎到處全有了。當天的早報已經出現，何先生抓住一個飛跑的報童，買了一張，急看第一張大標題，赫然一行大字是：太平洋局勢有好轉希望！

何家三人進了附近的防空洞，馨兒先就高興得叫起來：防空洞果然出人意外地漂亮，單瞧着那整整齊齊肋骨似的，粉刷得雪白的拱頂鋼條，先就給人以安全之感，更不用說那些明亮的電燈和清潔舒服的坐位了。而且愈進去愈覺得空氣新

鮮，因為有換氣設備。走過一個十字口，那新鮮空氣成爲涼風，吹上人面，覺得怪舒服。左邊一條路却有木柵作門，里面擺着桌子椅子，還有穿着白色看護服的男女數人，衣上都有很大的紅十字。

「這是救傷的，」何先生對太太說，又放輕了聲音，「你要是小解急了，不要慌，這裏還有廁所，漂亮的抽水馬桶呢！」

他們約進了隧道的一半，何先生就揀個燈光明亮的位子坐下，打算再仔細讀一讀那份早報。還沒看完一條新聞，就聽得太太的聲音嘩啦嘩啦像遇見什麼熟人了。何先生抬頭一看，一個胖大的婦人站在左近，正是李太太。

「李先生呢？」他剛問出口，李太太早已轉臉過來，一張嘴像機關槍似的對準了何先生直放。

好容易得一個機會，何先生表示了他自己的意見道，「我看這不是打仗，——爲什麼？」他把手里的報紙一拍，「今天早報上還說情形有好轉的希望哪！何

至於……」

「報紙靠不住！」李太太搶着說，「報上是昨天的消息，打仗還是今早晨的事呀，怎麼報上會有呢？」

何先生還想反駁，却有一個人過來插嘴道，「當真是日本打香港來了。」此人便是李先生。

「哦！」何先生沉吟了一下，「可是，李先生，從那來的消息？」

「我認識一個後備警察，他說的。」

「香港政府有了公報了麼？」

「這倒還沒聽說。」

何先生把手一拍道，「這就是了！不見公報，也還不可輕信，多半是演習，不然，就是所謂神經戰罷？」

李先生還是不肯置信，他沉吟了一下，剛待開口，何先生却已轉身踱到右邊

去了。那邊有男女三四人也在高談闊論。內中有一位風采堂堂的紳士，也與何先生抱着同樣的意見，正在力排衆論。何先生湊過耳朵去一聽，無奈那人的聲音低了些，不能句句聽真。只有斷斷續續幾個字，什麼「爭取時間」呀，「泥足」呀，諸如此類，落進了何先生的耳朵。忽然有一個女的聲音說道，「三架飛機上有沒有紅膏藥的標記，我沒看清，不過，羅先生，深水埗逃來的人明明說炸壞了房子，難道這也是演習麼？」

「也許是假房子，」羅先生沉着地回答，「是皇家空軍試驗投彈瞄準器精確的程度。你要知道，周小姐，在外國，認真的軍事演習，不但實彈射擊，而且往往特地建築了一個演習用的城市，——哼，一個城市呢，何止是一兩所房子！」

「可是九龍城一條街也給炸了！」另外一個男子的聲音接着說，「我的房東的親戚也給炸中，帶了傷逃了來，我親眼看見的。而且我明明知道，他住的房子不是什麼假房子。難道這是演習時必不可免的誤傷麼？」

「噢，」羅先生神經質地笑了笑，「所謂演習，原也不過是一種假定。我們不能拘泥了這一個假定，把文章做死了呀。然而，即使不是演習，即使真真是日本飛機來炸了，也不能就斷定這是戰爭的開始！……」羅先生將話頭一頓，躊躇滿志地向眾人瞥了一眼，觀察他這句有分量的話起了什麼反應。不幸他的目光掃過周小姐的時候，周小姐報以一個狡猾不可測的微笑，這却大大損傷了他的自尊心，他趕快轉眼看一個男子，同時自己又接着發揮道，「爲什麼還不能說是戰爭的開始呢？——喂，阿清，爲什麼？」不幸那所謂阿清者也無應聲，於是羅先生只好再加以發揮道，「你們該記得張鼓峯和諾門罕那兩次事件罷？那兩次，日本仔出動了幾百架飛機，好幾個師團的陸軍，帶坦克大砲，打了一兩個星期，但結果怎樣呢？日本方面始終不說這是戰爭，蘇聯也不說是戰爭，一邊打，一邊仍有外交關係，後來還不是以事件了之，並沒發展成爲戰爭。可是今天，飛機來的，不過三五架，粉嶺元朗邊界的陸軍有沒有接火，也還不能判明，比之張鼓峯

諾門罕兩役，正是小巫見大巫，而你們就張皇失措，硬說這已經是戰爭，那不是少所見而多所怪麼？」

這一場雄辯，至少是使得何先生頗爲心折了，雖然張鼓峯和諾門罕事件的經過，他並不十分明白。他往前擠一步，正想說一兩句來給這位雄辯家捧場，不料羅先生猶有餘勇，將兩眼向上一翻，微笑着又說道，「平常人看見刀槍一動，就以爲這是戰爭，不過我們研究國際問題的，却不能那麼天真，我們要從種種方面觀察分析，然後來下斷語：兩方面是否已到了不得不訴諸武力的地步。今天無論英美，無論日本，似乎都還沒有那樣決心，從種種方面看，都還不見那樣的徵兆。所以我敢說，即使今天雙方都用飛機炸，大砲轟，也還不能說是戰爭的開始！」

「那麼，怎樣才算是戰爭的真正開始呢？」周小姐不服地反問。

羅先生皺了下眉頭，似乎認爲這句話太幼稚，但仍舊笑着回答道，「除非

——今天有了正式報導，日本已向英美宣戰，或者英美已向日本宣戰，但這是不可思議的事！」

不知道爲什麼，周小姐和阿清聽到這最後一句都笑了。接着，他們就由合夥進攻羅先生的形式變而爲議論紛紛的「小組會議」了。何先生聽得滿心發痒，站在那里還捨不得走開，可是何太太却來叫他道：「說是警報解除了，回家去罷！」

「忙什麼！」何先生有點不高興，但依然踱過到太太這邊來了。「大概沒有什麼了不起，戰爭不會發生。」

「當真？」何太太趕快追問，「從那來的消息？當真？」

「人家專家們的判斷，」何先生將嘴嚮羅先生那邊一嚮，「入情入理，大概也只能以事件了之。」

一句話未完，李先生匆匆走來說道，「有了正確消息了，果然是日本仔來打香港了！」

「什麼消息？」何先生突然問道，「也許是……」他很想把剛才聽來的高論搬幾句出來，不幸又記不全了；就在這一頓的當兒，李先生接口說道，「聽說對海已有了公告，……」

「公告上說什麼？」何先生着急問，心里包顧那公告並不正確。

「說是日本仔進攻，我已抵抗……」

「哦！」何先生心頭一鬆，又回復了爽然的表情，「沒有說到宣戰麼？」說這「宣戰」二字時，聲音有點異樣。

「這倒不清楚。」

「可又來！」何先生淡然一笑，「不宣戰還不是戰爭！」

「炸也炸過了，宣不宣還不是一樣。」

「哎！」何先生怫然看了李先生一眼，「可是，喂，老朋友，你定要說是戰爭，到底於你有什麼好處？」

「誰說有好處！」李先生也有點不高興，「不過，你定要說不是戰爭，於你又有什么好處呢？」

何先生瞠目一怔，但即刻淡笑答道，「好處有的是。比方說，至少可以定心吃早飯了，——我們一頓早飯還沒吃完呢！」

「對，回家去罷！」何太太趕快接口說。

「人家說香港人是鴿鳥，老何，你倒是不折不扣的鴿鳥，……」李先生在背後笑着說。不過何先生已被太太拉走，沒工夫去回嘴了。

在路上，已經看見有些從深水埗或九龍墟逃來的人們，包裹衣箱拖了一大堆，還有輕傷的，繃帶紮着，血跡滲透了紗布，何先生定睛看得明白，猛然踩着脚急叫道，「糟了，糟了，我忘記了一點……」

「忘記了什麼？」何太太急問，「回防空洞去找去！」

「不是忘記一點東西，却是一點道理！」何先生急得口齒也不大清晰，「儘

管他們鬧的只是事件，不是戰爭，可是炸彈大砲照樣要傷人！該死，香港這麼一點彈丸之地，躲也沒處躲！」

★

★

★

★

尖沙咀碼頭。海水依舊是那樣深藍，陽光依舊是那樣明豔，紅男綠女依舊是那樣擁擠。然而這一個交通的樞紐已經不給人們以便利。

據說是爲了某種原因，香港和九龍的交通被封鎖了；輪渡不是沒有，但乘坐者限於領有通行證之政府人員云云。這和戰爭同樣的突然發生，而且雖然戰爭已是事實，毫無疑問，打算渡海到香港去的人們，還是那麼多，第一批失望而歸，第二批又倉皇擁至，執行命令的警察後來索性只用兩個字來回答：「不行！」

現在何先生也不能不相信這是戰爭了，不過他也擠在人堆里，要過海去；他有職務，他從來不會誤卯，而且據他想來，他那一部的主任也許正要乘這時機考察屬員們的勤惰呢，他如何可以「無端」不去？他像一只陀螺似的，在人堆里轉來轉

去，雖然已從警察那里連得幾個「不行」，但他還沒死心，總覺得不無有機可乘。

第二次警報又嗚嗚地叫了。碼頭上的人羣就像制錢斷了串，到處亂滾。何先生慌慌張張逃進了九龍車站。還在看手錶，心里想：糟了，今天非誤卯不可！但是再一定神，認明自己是在九龍車站的時候，便又叫苦道：「糟了，該死，該死！怎麼警察報警到這里來了！日本仔來轟炸，車站正是個目標！」他再往外跑，可是車站門口的防護團員又趕他進去，還罵他道：「你懂不懂規矩？」——什麼規矩，何先生在心里還罵，可是我比你懂得多，這里是個轟炸的目標，按理，你就不該放人家進來，既進來了，又不讓人出去，這不是存心要我的命麼？

他愈想愈怕，並且也愈加懊惱。偏偏他的耳朵在這時候又特別警覺，他老聽得有嗡嗡的聲音在那里響。他聽人家說過，飛機認定一目標投彈以前，必先盤

旋。這嗡嗡之聲不是飛機在頭頂盤旋是什麼？他惶然舉目看看同在這車站躲的人們，想從他們那里探得什麼解救之道。但是不幸，那些人都晃兩眼昏濁，神志頹唐，顯然是只抱著一個宗旨：聽天由命了！

——正是駝鳥，一點也不錯，何先生在心里感歎着。

突然砰的一聲，打斷了何先生的感傷，他凄然呻吟一下，覺得兩條腿都沒有了。待到再定神看時，發見自己坐在地下，而且身上似乎並沒什麼痛楚，不過兩條腿已經不是他的了。無論如何站不起來，他只好亂擺着兩手，發出了求救的信號。

有一個防護團員來了，問他「乜嘢」，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只用手指着自家的腿，防護團員彎腰屈膝，又開了手電，細細檢查何先生的尊腿，末後哼了一聲道，「丟那媽，開玩笑！」

何先生雖然神志恍惚，却受不住這一聲粗罵，他猛然跳起來，戟手指向防護

團員的臉喝問道，「你罵什麼？」防護團員猛不防他會跳起來，怔了一下，但隨即哈哈大笑道，「好啞，好啞；可不是腿就好了麼？」

不過在警報解除以前，何先生還是不大能走。有了這一次經驗，他斷絕了過海去辦公頂卯的念頭，而要回家去和太太商量一家子的安全大計了。

何太太正和李太太從街上一搶購物資回來，都在忿忿不平咒罵，遠遠地就聽到李太太那一付水關決口仁的腔調：

「你說這人不氣人？貨架上明明擺得有十來聽，硬說是已經賣出去了！不過，何太太，他開價四毛六，比昨天只漲六分，實在也算便宜，那笨小子後來可失悔了，難怪他又不肯賣了。你說我們家不怕沒吃的，啊啲，你瞧，我家里有什麼！就不過多煮着幾斤鹹魚，可是沒有米，鹹魚也不能當飯吃呀！這都是李先生不好。他這人，硬是講不通。再說，要是知道會打仗，我就該到上海去看看我的媽。……」

「這，還用說麼！」何太太像帶點哭聲，「不知是那一門的霉氣星，我呢，早不來，遲不來，纔來了十多天，就碰上他們打仗。今天早上馨兒還吵着要上學呢，真好比一場夢。」

「不過，何太太，昨天你沒買成那一套傢具，幸氣還是不小。瞧我的，滿滿一屋子，真沒有辦法。」

這當兒，何先生氣急敗壞進門來了。兩位太太買來的什麼白菜，醃菜，羅卜，以及零零星星幾個罐頭，啤酒瓶里大半瓶花生油之類，他好像全沒看見，一腳踏去，幾乎帶翻了李太太視爲珍奇的一瓶醬油。何太太連忙把那瓶子扶正，一面問道：「怎麼又回來了？停止辦公了罷？」

「鬼知道！」何先生滿肚子的悶氣正要找個地方發洩，「反正是不讓過去。他媽的警報又是接二連三的，解除了的聲音還在你耳朵邊響，媽的，緊急警報又來了，我從尖沙咀到漢口道，就碰到解除又緊急，緊急又解除，這麼一點路，就

化了半個鐘頭。……」

「啊喲！」李太太搶住了說，「可是我們全沒聽見呢！我們跟店家吵得頭也昏了，忘記了留心警報；何太太，喂！」

何先生這時方才看見地上亂七八糟放着些東西，隨口問了句「你們買了東西了麼？」便繼續他的「冒險」故事道，「後來，我把心一橫，要死也死在家里，不管警報不警報，一口氣就跑了回來了。——可是，警兒呢？反正他沒事，極該整天都住在防空洞里。」

「何先生，買東西才叫做難呢！」李太太硬插進來說，「早上還有幾家舖子開門，這會兒又都關起來了。倒好像自要了他們似的。開價大，還不肯賣多呢！」她指着地上的東西，「你瞧，這一點羅卜，是講情面講來的。醃菜，要不是那老板娘跟我打過小馬將，她才不肯賣給我呢！這幾個罐頭，遲這麼兩分鐘就買不到了。啊喲喲，這醬油才了不起，何先生，您要是不相信，您就問您太太，簡直跟

拍賣相仿，從人家手里硬搶下來的。哎，我活了三十多年，沒見過……」

「沒有買米麼？」何先生皺着眉頭問他的太太。

何太太還沒回答，李太太就搶口答道，「還說米，米是比金子還貴了！有一家擺着半包，我朝牠看了一眼，那老板立刻說道，不賣不賣，自家吃的，自家吃的！真不成個世界！」

「哎！」何先生歎了口氣，「那可怎麼辦呢！」

「聽說明天有平價米賣了，」何太太從地上把她的一份東西檢在一邊，「不過，錢呢？我手裏的二十多塊，全化了。」

這一下，提醒了何先生。他跳起來急口叫道，「那，那，我還得過海去！」他茫然狼顧了一下，似乎生怕遺忘了什麼要緊話，終於只想得一句「別讓馨兒亂跑」，轉身便要走了。

「你幹麼？」何太太攔住了丈夫，「不是不讓過海麼？丟下我和孩子，我又

人地生疏，這怎麼成呢！」

李太太也來勸道，「慫，何先生，乾脆——不用着急。李先生是過去了，公司裏有什麼辦法，他回頭自然來通知慫的。」

「他怎麼能過去？」何先生這才想起他自己在碼頭上亂鑽亂撞的時候竟沒碰見這位貴同事。

「他打算雇划子，」李太太一面說，一面也去檢她的東西，「得了，我也要回家去了。——這會兒還沒見他回來，大概是過去了。」

「哦！怪道——」何先生好像有點啼笑兩難，「他真有辦法！」

「什麼辦法，」李太太忽然替丈夫謙虛起來，「都是爲了嘴巴總得食飯，是麼？」她提着那東西就匆匆走了。

這裏何先生和太太默然對看了一會兒，然後何太太愀然說道，「剛才我越想越怕，你想，我和孩子剛一來，就碰到這些事，——不過，要是你一個人在這

日夜之分的。何先生在洞里並不能安心。他時時摸出錶來看，抱怨那時鐘怎麼偏不肯快快走。後來才發見他那錶出了毛病，拿出來看時，牠的答的答響，放回袋里牠就實行怠工。這可把何先生逗出氣來了，他只好問別人，却又懷疑人家不說真話，曾經兩次奮勇要跑到洞口去看一看天色，可也真巧，兩次剛離洞口不遠，就聽得緊急警報聲中夾着高射砲的聲音，將他嚇回了洞深處。後來他索性不動了，心裏盤算道：只看洞里人少了，一定天也黑了，人們總不能不回家過夜去。

何先生的不安，也不是沒有理由的。早上過海不成功，是他莫大的遺恨。表示他勤於職守，這固然是要點之一，但此外還有些利害相關的事，他都急於要知道，例如：公司里在這倉皇變局中，定了什麼新辦法沒有？如果可以借支若干，也總得自己去領，人家未必肯送到防空洞。錢是最大的問題。纔一打仗，糧食恐慌就來了，明後天不知道又弄成個什麼局面，沒有幾斗米放在家里，可怎麼成？而且，看光景是要逃難的；這問題更大了，然而只要有錢也還不愁，……這一切

問題，伴着何先生在防空洞里。

他幾次自問自答道：轟炸可怕，但坑陷在防空洞里，一點正事都不能辦，可怎麼行呢？要是不躲，中不中頭獎且不說，但是人家也許早鑽進洞了，你找也找不到，然則你的正事還不是一無着落？想到這裏，幾乎他覺得「躲」是當然的辦法，但這一「覺得」也只片刻即逝，他的焦灼反因此更加不可耐了。

不過他所急盼的黃金時機，終於來了。當一家子拖男帶女的「難友」吵吵鬧鬧地全體「拔隊」而去的時候，何先生也毅然決然「全師而歸」。一到家，連說一句話的餘暇也不讓有，立即跑去找李先生。

李家客廳上放着一担木柴，半担炭，李太太一見了何先生，就訴說道，「您瞧這柴多麼潮，總有半担水，李先生真是濫好人，老上人家的當……」接着又誇揚她自己「轉個彎兒弄來的半担炭」多麼好。何先生無暇細聽，便問李先生在不在家。李太太雙手一拍道，「可不是，他這人就是那樣。這樣的時局，他還是坐

不住，我有多少事要跟他商量，他倒先說了半車子不相干的話，我半句也不懂，可是一轉眼，就不見他這人了。要不是老媽子出去買煙仔，我真真要急死了……」

「到底他在哪里呢？」何先生十二分不耐煩了。

「我是沒有看見。不過老媽子說看見他在隔壁路口的一家咖啡館里，真怪，何先生，咖啡並沒漲價……」

李太太還有許多關於物價的情報，可以無條件的供給何先生，不過她一轉身，何先生也就不見了。李太太無可奈何，只好再用全付心力去對付那一担溼柴。

在一個遮着兩三道黑布的門口，何先生躊躇了一會，這才進去。驟然間他的兩眼失去了作用，他不防里面的燈光是一樣強烈。可是他也聽到了李先生的笑聲了。

「老何，一天沒有看見你了，」李先生拉着何先生到一個座兒里，「哎！一

片戰時景象，昨晚和今晚，才不過二十四小時，真有天淵之隔！不過，來喝一杯罷，這咖啡還是上好的。」

和李先生同桌的兩個人，何先生都不認識，而且這兩位都像是公務人員。何先生含糊打了個招呼，便在李先生身邊坐下，頗感得不自在。

斜對座有一個女的，一頭燙髮，穿一件黑大衣，和兩個也像公務人員的男子說說笑笑，神態頗爲安閒。何先生瞧着不順眼，心里想道，光景不是好人家的女人，這個時候，還有心情和男人上咖啡館，後來看見那女的將手一舉，手里居然還有個鋼盔，這才恍然大悟，那女的原來還是個防護團員。

李先生在和那兩個朋友夾七夾八談着戰事。

「那麼，元朗是最前線了？」李先生問，「打得很猛烈罷？戰線沒有變化？」

「沒有變化。」一個回答，「日本仔不敢衝過來。」

「對啦，日本仔怕死，」李先生哈哈笑了。「不過，今天日本仔的飛機倒很有點風頭呢；怎麼皇家空軍不給牠一個迎頭痛擊，打下牠十架八架來？」

兩位公務員對視笑了笑，還沒回答，何先生却冒冒失失插嘴道，「好像香港並沒空軍在這里，真也怪！」

李先生忙接口道，「那里會沒有！日本仔是一下子就把全付本錢都拿了出來，英國是持久戰，好傢伙要放在後邊慢慢地再使出來的，——這話對麼？」

「對，明天該可以看到了。」公務員之一含糊地回答。

「元朗到這里，該有二十多公里罷？」李先生換了話題，「大埔算是後方了？」

「也算是前線，」一個回答，却又修正道，「元朗離大埔遠遠呢，中間至少有三道防線。」

「哦，那就好了，」李先生笑了笑，再改換話題，「市面是鎮靜極了，不過，

柴米實在難買，聽說政府打算推出大量的柴米，公務人員家屬可以優先購買，這話確不確？」

「總該有個辦法的。」

「要是辦法定了，」李先生不放過機會，「幫幫忙，行個方便，這裏我是老主顧了，每晚總要來坐一會見的。喂，伙計，再來三客蘋果餅罷！」

他們這些談話，何先生只聽進了一半，他的腦子里亂烘烘轉着一些毫無系統的問題，麻扎扎地，就像李太太千抱怨萬抱怨的那一担溼柴都塞進了他的腦壳里似的。一會兒，他又想起太太最着急的錢的問題，便以爲公司里一定有了辦法，不然，李先生也不能那麼閑情逸緻來坐咖啡館。這當兒，他才記起家里在等他回去吃夜飯，他不能老呆在這裏聽人家閒談。他着急地對李先生說道，「公司里打算怎樣呢？今天早上你過海去，可惜我沒趕上。」

「當真，」李先生不回答，却轉臉向那兩位公務員，「過海的派司該怎麼

領，有沒有什麼……」

這時斜對座的兩個男子站起來對這邊的兩個叫道，「鐘點到了，走罷！」

四個人和那女的都一齊出去了，李先生把臉一抹，似乎很辛苦地鬆一口氣，

自言自語道，「要是托他們買到些……」

「你幾時有這麼兩個朋友的？」何先生問。

「幾時？」李先生笑了笑，「還不是剛才。」

「哦——他們幹什麼的？」

「誰知道，反正是防護團員後備警察之類罷了。」

何先生吃驚地看了李先生一眼，心想這傢伙真會勾搭，可是當下他也沒心管

這些閒事，仍舊回到老題目急問道：「公司里定的有什麼辦法，目下什麼都飛漲

了又買不到，並且……」

「得了，」李先生截住了他的話頭，「我告訴你一件事，真是笑話。你知道

那個賈波林罷？今天早上，戰爭消息一證實，總經理便吩咐把全體員工本月份的薪水提前一併發給，你猜猜派誰到銀行去提款？哼，偏偏是賈波林去了。到午後，他空手來見總經理，說是款已提出，但路上碰見流氓，全數被劫！老何，這話荒唐不荒唐？」

「哦，哦——」何先生驚疑萬分，竟說不上話來。

「後事如何，我也沒工夫去等候了，」李先生站了起來，「一句話，咱們的薪水算是流氓搶了。哪一天再發，上帝才曉得。」

「糟了！」何先生哭喪着臉，「我還等着去買米呢！」

「誰又不是這樣打算。」李先生拉着何先生的肩膀，「偏偏的我那位太太，又去買了些不大急用的東西，說是看得便宜，哈，這當兒，還佔什麼便宜！」

何先生昏昏沉沉跟着走出了咖啡館，一心只想着回家去該怎麼辦。到了路角分手時，李先生又很機密地湊着何先生耳朵說道，「你該得準備準備，事情不好

呢！」

「準備什麼？」何先生毫無頭緒。

「什麼，哼，逃難！」李先生冷冷地回答，「九龍是不久的。」

「哦，不是打得很好麼？」

「打是打得好，但是二三十公里的地，要來也很快。你沒見今天的晚報，珍珠港也給炸了，似乎美國不及措手，很有些損失，香港自然……」

「糟了！」何先生失神地叫起來，他雖沒聽清李先生的話，但是他覺得腳下的地已在旋轉。

第四

H工廠的大烟囱高傲地聳立着。蔚藍的天空裝嵌着幾塊白雲。廠旁，昨天被流彈擊中而燒燬了一小部分的幾間矮屋，靜悄悄的浴着陽光，像一羣小叫化子。百步以外，在那湫隘的街巷的兩邊，像小小的涼亭一般的「食物檔」，依然排成一列，但是，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的一陣砂土，却將牠們塗成個花臉。一條餓癟了肚皮的黃狗，在這些「檔」中間耐心地嗅着，希望還能發見一點點可以吃的東西。

H工廠的大烟囱孤另另的站在空中，俯視這一切，似乎覺得怪寂寞似的。

因爲是坐落在所謂「第三防線」附近，戰爭爆發那天上午，H工廠周圍就落了幾個砲彈。並沒傷人。只有一彈起火，燒壞了一兩間堆放廢料的矮房。此後四

十多小時，並沒發生什麼意外，不過時時有砲彈的嘯聲從頭頂過去，最初，人們聽得那尖厲的怪聲有點心慌，後來知道不過是砲彈飛過在叫，人們也就不怎樣放在心上了。

但是飢餓的威脅，比炮火嚴重得多。

那天早上，剛進廠上工，還沒弄清那長鳴的警報是怎麼一回事，幾個從天而降的大砲的流彈就把全廠工人趕出了廠房，把百步以外的「食物檔」也弄得活像荒坟；接着，廠方辦事人將廠門下鎖，更無半紙通告，就此永不露面。當砲彈「習慣地」只在頭頂飛過，這一帶算是苟安了，工人們這才覺到肚子餓，而且想到廠方扔下他們幾百張嘴，半句話也沒交代，一仙錢也沒見。

然而已經遲了。連工頭們也不見影蹤。被扔下的一羣只好自尋生路。

阿連平日算是最有積蓄的，這一天他也宣告，「只夠再吃一天半。」他這話剛出口，其他幾個工友都笑罵他道，「你這車大砲的，在我們面前賣弄你的家當

麼？你夠一天半，還是一臉的冤屈，真你媽的我丟，人家半天也不夠的，可怎麼過？」

蹲在阿連左邊的一個老年工人慢慢抬頭朝阿連看了一眼，輕聲問道，「你難道手里就乾了麼？不要瞞我，沒有人來搶你的，昨天你老婆明明說過，還有十多塊錢在……」老年工人話沒完，其他工友早又笑着吵嚷道，「哈哈，這又是那裏來的？十多塊！你的老婆偷漢子弄來的罷，怪不得你也不曉得？丟那媽，你還夠吃半個月！」

阿連滿臉漲得通紅，沒口辯道，「我原說吃的，誰又說錢？」

「你是說這時局有錢也沒處買米，是麼？」有一個尖臉的年青工人說，「把錢我，買來給你看！」

「哎，買得到，我也知道，可是你能買幾多呢？我一家大小四五口，還不是兩三天又吃完了；完了又怎麼辦？」

「你的心得長得很呢，阿連！」年老工人慨歎地說。

於是阿連繼續發揮他的意見道，「這仗不知多早晚才能打完。聽說英國人存的軍火夠打一年，存的糧食，夠打半年，可是咱們閒這麼半個月一月也就不了呀！就是手里積得幾文的，也是不了的。咱們總得想個辦法，找工作，找錢！打仗也一樣要人工作，不是麼？」

「對了，聽說在招募開卡車的呢，」尖臉的青年工人說，「可惜咱們不是幹這一行的。」

這當兒，木屐的聲音刮答刮答從「食物檔」的後面響了來。剛聽這聲音，人們就知道是「扭紋柴」，一二位蹲着的站了起來，打算走開，但是又有人叫住了道，「聽聽他又來車什麼大砲了，也好。」

「扭紋柴」好像早已聽得他們的議論了，人還沒到跟前，便冷冷笑道，「打一年，打半年，只怕不到一個月，人就要餓死一半！」於是狡猾地向四下里望一

眼，又說道，「伙計們，別擔心，有你的總有你的。怕打不了多久罷？沒聽見那砲聲麼？砲彈從這里頭上飛過，落在那里去了？哈，在咱們後邊。日本兵到了青山道了，咱們是在他們後邊一點……」

「日本仔來了有什麼好處？」年老工人不耐煩地問。

「哦，——」扭紋柴陰沉地把嘴一扁，「那個，工廠又可以開工了，米也買得到了，大家也就都可以……」

「不要聽！」尖臉的年青工人喝斷了「扭紋柴」的話，「你幾時喝了日本仔的尿，老替他們宣傳？」

「扭紋柴」却並不生氣，只冷笑一聲反罵道，「你願意喝英國人的尿，可是你得了什麼好處？」

「丟那媽，不要臉的；我是中國人！英國和日本仔打仗，我要幫英國！」

「可是讓你幫了沒有？扔你在這里挨餓罷哩……」但是「扭紋柴」再沒有機

會說完他的話了，那年青工人一個虎跳撲到他面前，當胸就是一拳；「扭紋柴」身子提了一提，怒叫聲「好打」，隨手扯得一片木屐，也照準那年青工人兜頭打來。這時阿連他們也跑來，勸的勸，幫的幫，「扭紋柴」趁勢就溜之大吉。

「該捉住了他交給警察，」尖臉的青年工人氣喘喘地叫着，「這傢伙一定是奸細！」

阿連走過去拍着那尖臉工人的肩膀道，「你要找到他的窠麼？來，我可以告訴你。」

兩個人繞過那些冷落的「食物檔」，走到街角，阿連便招呼他的同伴揀一個牆角蹲下，鄭重問道，「你當真要抓到他麼？」但是不等那尖臉的回答，阿連又接着說道，「可惜已經遲了些。他說日本仔快要到了，這話倒是真的！」

「胡說！沒有的事。」

阿連不和他辯論，却繼續說他自己的：「不過我不相信日本仔」來了我們會

有好處的！廣州不是有日本仔麼？廣州的米價就是三塊多錢一斤！」

「那麼，你爲什麼還相信『扭紋柴』的謠言？」

「誰相信他那一張嘴！我是從別處得來的消息……」阿連頓住了話頭，向四面望了望，很機密地靠近他的同伴，正待說下去，忽然聽得背後響起了木屐聲，阿連趕快站了起來，回頭急看，從牆角那邊轉出兩個人來，却是小黃和陳強。尖臉的青年工人就叫道，「小黃，你聽阿連說的多古怪！他說日本仔就要打到這里。」

「不過有這麼個消息罷了，」阿連有幾分不高興，「你不信，也由你。我也沒說那消息一定是可靠的。」

「是不是那邊廠里的人傳來的？」小黃問。

「不是。」阿連遲疑了一下，這才說，「是一個親戚說的。他從昨天起就給英國兵開汽車，送烟仔，麵包，罐頭，到前線去。昨天下午還是送到元朗，今天

却只到大埔了。他想來是前面的兵已經往後退。」

小黃等三個人都聽得怔了，想要不相信，但又沒有理由不相信。尖臉工人忽然猶笑道，「真也罷，假也罷，不過要是扭紋柴給我用了，我還是要劈開他做兩半的！」

「想不到那麼快！」陳強說，「怪道今天的砲彈全是從頭頂飛過，落到後面去。兵不夠……」

這時候，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夥子遠遠地叫那尖臉工人道，「阿陳，你來，……來了再告訴你。」

尖臉工人去了，這裡，小黃對陳強說道，「聽說中國的孤軍，三百多人，也上前線去了，怎麼還是兵不夠？」

「三百多人也不過三百多人。香港九龍的工人有幾十萬，那里怕沒有人？也不怕沒有人肯去當兵。昨天那邊的公共食堂有人等急了，就嚷着說：給我槍，我

打日本仔去，誰願意叫化子似的等在這里！想打日本仔的人多着呢，無奈是赤手空拳，有力沒使處！」

「可不是！」小黃應着，無聊地把腳下的木屐故意拍得很響，一會兒，他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笑了笑，道，「要是日本仔來了，他們一定先搬走廠里的機器，那我們呢，我們也就有辦法，我們乾脆去打游擊。」

「可是你那來的槍？」阿連認真地問。

「現在沒有，到那時自然就有，」小黃賣弄地說，「你認識南華廠的小耳朵麼？他這兩天整天鑽來鑽去，他就弄到一枝駁壳，是檢來的。」

阿連歎一口氣，不再開口。

「當真我們總得想點事來做，」陳強焦灼地說，「比方說……」一句話還沒完，忽然聽得砰砰兩響，接着又是一響，聽聲音就在近處。

「一定是日本仔來了！」阿連着急地叫着，就向家去的路跑走，小黃和陳強

也跟着跑了幾步，陳強先站住，再聽，什麼聲響又都沒有了。他們穿過小街，繞到廠房後邊去，忽地前面有個人影一閃，立即又不見了；陳強低聲對小黃說道，「怪事！那是個什麼東西？」他們站著聽了一會，再慢慢挨前幾步，忽然小黃低聲叫道，「嘿！就在這邊！」一面說，一面他早撲到一堆垃圾後面，抓住了一個

人，這時陳強也到了，那人呻吟道，「是我，是我！」

原來却是那尖臉的小陳。陳強和小黃都怔住了，小陳却咬緊着牙關低聲說道，「不要嚷！你們走開些，——走那邊去！」

小黃彎下腰去，忽然叫道，「怎麼？這是血不是？你受了傷了，——在那裏？日本仔在那裏？」嘴里是那麼問，他的身子早已不由自主地後退了一步，陳強的臉色也變了，睜圓着眼睛只管向四下里瞧。猛可地，他兩個不約而同的就地抓起了小陳，就拖着走。

「放手，放手！沒有日本仔！」小陳急得直叫，却又咬緊了牙關呻吟。

兩個放了手，小陳撐起半個身子，望了望，見並無別人，就掙扎着站了起來。兩個扶着他走到廠門前階台下坐着，檢驗那傷口，却在腿上，並不嚴重。小陳忍痛說：「都是那衰仔惹出來的。他去偷砍那邊的樹，作柴賣，……昨天倒順利，那小子太高興了，今天又要我去幫他的忙，那里知道……」他呻吟一下，額上黃豆大的汗粒連珠般掉下來，「那知道，有警察在那邊看守，悄悄的一聲不出。那小子爬在樹上，拍的第一槍，他叫一聲，還不能下來，第二槍，他就掉在地上，我趕快過去，想措起他走，第三槍又來了，丟那媽，不是我連爬帶滾躲得快，還有命麼！」

陳強和小黃臉都變了色，默默地看着小陳，想不出什麼話可以說。小陳把手去按住那傷口，咬緊牙根哼道，「有沒有布？」小黃忙去找布，陳強眼望着空中，自言自語道：「可惜了幾顆子彈！」

「那小子是死了！」小陳呻吟着說，「十七八歲。生龍活虎似的；昨天他還說，他要去打日本仔！」

七點鐘過後，大砲聲似乎稀少了些；天空墨黑，海風吹在身上，頗覺得冷了。旺角碼頭一帶，影綽綽有些人堆蜷縮着，一動也不動。這些都是等待機會偷渡過海的人，有的已經在這裡守候了一整天。

前線打得怎樣，誰也不明白；不過大家都有這樣的想法：香港比九龍安全，至少離砲火遠了一點，而且事實上，島上的秩序也比半島上的好些。

何先生一家三口，午後就到碼頭，六點不到的時候，幸喜擠上了一條小艇子，而且尤其使何先生高興的，同艇有兩男一女，似曾相識，——原來就是在防空洞里見過的羅先生，阿清，和周小姐。這兩天何先生心緒煩亂，怎地也記不起在何處見過他們三位，但是他却記得那位風采堂堂的紳士發揮過「也還不能說是

戰爭的開始」的高論，現在乍又相逢，何先生便像老相識一般先打招呼，而且，真所謂「患難之中，皆兄弟也」，立刻便混得很熟了。

他們這次的「同舟之雅」，極偶然，也極自然，起初是見艇即跳，巴不得立刻開船，其後是船老大希望多幾個客人，多掙幾塊錢，於是何先生和羅先生他們，兩個單位自然而成爲合作，倒好像他們預定計劃來包這個艇子似的。等到什麼都講定了，船老大却又遙指着兩邊的巡邏警察，說要等待他們換班的時候，偷渡才沒有危險。

可是到了七點鐘，船老大宣告此次無望，只好等候下一次，並且叮囑他們藏身艙底，不可露臉。

斷斷續續的機關槍聲，順風吹來，有時聽得十分清晰。中間也還夾着大砲的聲音。何先生不敢探頭到艙面去看，但是每逢聽到槍砲聲便心跳不止，一次又一次的低聲問道，「羅先生，越打越近了罷？大事不妙，你聽！」

「哦，哦——」羅先生愛理不理的應着，很顯然的，這位研究國際政治的專家對於「軍事」技術問題並不感覺興趣。

「可是當真不妙呀，你聽，你聽！」

「聽什麼？」羅先生聲音里帶幾分不耐煩的意味，「老是聽牠幹麼？聽有什麼用？您也得用腦子想一想才行！」

「不過，——」何先生也頗固執，「你聽，槍聲近得很呢！」

「近？又有什麼關係！而且即使近了，也當然是……」

「何先生，」蹲在他們一旁的阿清從中排解道，「您說槍聲近了，倒也對；不過，這大概因為我們是在船上，水能傳聲，所以格外聽得真。」

「這話呢，——」羅先生有點高興起來了，「有幾分道理。然而，未得其

真！從政治上觀察，新界的守軍不能不堅持；你仍該知道，這次，日本對於太平洋上英美兩國的利益，取了全面攻勢，而在這全面攻勢下，英帝國的防禦戰，一

定也不能不是全面的，香港是這中間的一個重要的環節，怎能不堅持，至少至少，也該使戰事凍結。這樣看來，新界守軍決不能後撤，新界守軍，必須完成牠這一政治的任務！」

這一篇大議論把何先生弄糊塗了，却就在這時候，他彷彿聽到一陣機關槍聲，較前更清更近，他歎了口氣道，「道理儘管是這樣，不過抵擋不了的時候，還不是只好朝後退麼？」

「不對，不對！」羅先生好像有點負氣了，「你呀，但看莫斯科。希特勒說，一定要拿下來；斯大林回答，一定不能，一定要守！結果如何呢？莫斯科是守住。所以，千萬不要忘記一句金言：軍事從屬於政治，軍事只是政治的持續。誰能低估新界守軍連這一點都沒認識清？」

於是羅先生戰勝了。何先生當然不能贊一詞。只有阿清懶洋洋地說一句道，「但這裡是大英帝國殖民地香港，而且又是個孤島呢！」

「英國也該有救兵來了罷，」蜷縮在另一邊的周小姐說，「海軍，空軍，當然，也還有中國的陸軍。」

「這還用說麼！」羅先生很有權威地說，接着就打個呵欠，喃喃地加一句道，「要是今晚偷不過去，才糟呢！」

羅先生的呵欠發生了傳染作用，接連幾聲過後，滿艇子忽然寂靜無聲。海浪打着艇舷，潑刺潑刺地響的怪清脆動人。

何先生還是一百個不放心，羅先生的議論，他似懂非懂，半信不信；然而對於周小姐「救兵」之說，他倒十二分贊成。「一個教士被人家殺了，也要派幾條軍艦來呢，何況是偌大一個香港！」——他這樣想，覺得安慰些。但是作怪，耳朵里老是卜卜地，一片機關槍聲。他悄悄推着他的太太，低聲問道，「你聽見了沒有？」太太顯然在打瞌睡，但也喃喃應道，「沒有什麼……岸邊有這多人呢，難道他們都不要命？」

這一句話提醒了何先生。——「對呀，太太倒有見識。」他心里想，同時，爲要證實太太這卓見，他探出半個頭去窺察一下。不幸之至，五步以外，一團漆黑，而且萬籟無聲，——除了那遠遠的隆隆然像是大砲的吼鳴。何先生一本他在公事房「認真」的精神，務必要探明究竟，於是連肩膀都伸出艙面來了，他運足了目力，前前後後一瞧，忽然失聲叫道，「糟糕，不妙！這番完了！」

艙底各位都被驚起了。羅先生只不耐煩地「哎」了一聲。周小姐却問道，「怎麼啦，小聲些！」

何太太牢記得船家的囑咐，下死勁拉着何先生的衣襟，低聲急口說道，「蹲下來，下來，你這人……」

「船家不見了，」何先生帶着哭聲，「一定是情形太壞，白願逃命，他扔下了我們。」

這像一個炸彈扔在艙底，立刻起了騷動，連熟睡的響兒也給驚醒。船家不

見，究竟主何吉凶呢？周小姐主張先喚幾聲，但何太太立刻反對道，「那——這怎麼好高聲大氣呼喚呢！要是日本人就在左近，這不是告訴他：這里有人！」

阿清也說道：「還是不要聲張，岸上有沒有日本兵，倒還不一定，不過警察是一定有的，我們要記好，我們是偷渡，被他們發現了，偷渡就不用想成功。」

這當兒，何先生老在那里東張西望，同時顫着聲音喃喃自語道，「這番可完了，又是在水上，沒個地方躲一躲，她們年紀青的女人——真是！」突然他的腦袋對定一個方向不動了，他覺察岸上有「異動」；定睛看了一會，他像被人打擊了一下似的倒在艙里，嘎嘶着聲音沒口地說道：「來了，來了，你們——你們兩個女的，還不趕快鑽進艙底去麼？快將被包當作掩護……」他一手推着他太太，一手抓住了什麼軟軟的，以爲是被包，就出死力拉，但是那被包恰像活了一般，牠也怕日本人，何先生不但拉牠不起來，牠反從何先生手下滑脫，直往下沉……

岸邊果然有黑影蠕動，而且向船這方面動。阿清定睛看看，一面又開玩笑似

的說道，「別慌，我看來，這是我們的友人呢！」他撮起嘴唇，吹了聲口哨。何太太這時顧不得男女之嫌，毅然伸手掩住了阿清的嘴巴，剛說了一個字「別——」，便又趕快縮到周小姐的背後去。

但是岸上人已經到跟前了。何先生最後抓住了那被包的一只角，不讓牠再滑走，只聽得阿清笑道，「唔——到底是你！可把人家嚇壞了……」

「是一個朋友麼？」周小姐伸出頭來急問。

「不是船家又是誰！」阿清口齒分明地回答。

「可是還有一個呢，一共是兩個。那一個是誰？」何先生的機警心仍然提得很高，可是口氣已經不那麼張皇了。

兩個人也悄悄上船了，一個當真是船老大，另一個却是工人模樣的青年人。

大家都鬆一口氣。周小姐掌不住掩着嘴笑，何先生忽覺得手下的被包又活起來了，這回是向上拱，他低頭一看，啊，那里是什麼被包，原來是羅先生，頭向下

插在兩個包袱中間，何先生以為是一只角的，却是羅先生的彎曲着的一條腿。

當下船老大通知大家，再等這麼十分鐘，他要再試一次偷渡。

羅先生終於從包袱中拔出頭來，坐正了，便發話道，「真是開玩笑！我原就不相信，新界有三道防線，怎麼日本兵這麼快就能到九龍。」

「不過也難說，」那青年工人插嘴道，「日本仔已經到了荔枝角！剛才的機關槍聲就是那邊來的！」

「如何？」何先生理直氣壯起來了，「我說愈聽愈近，你們總是不肯相信。」阿清沉吟了一下，向船老大道，「又該是警察們換班的時候了，是不是？」船家還沒回答，羅先生周小姐就一致主張，不問如何，開船離岸已是必要，何先生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急叫道，「可是，半夜三更到了對海，戒嚴不准通行，可怎麼辦呢？這也得考慮呀！」

「那就等到天亮再上岸便了，」周小姐立刻反駁，「反正要在船里過這一

夜，那邊總比這里好。」

何先生無可奈何歎了口氣，不再說話。

船老大喚那青年工人道，「陳強，你來這邊……」他悄悄地和陳強說了幾句，將衆人的坐位重行配置停當，便解開纜繩，讓小艇子沿着岸慢慢向西溜去。

「怎麼不……」何先生懷疑地自語着。

陳強靠近着他，就輕聲給他說明道，「先要躲過警察的眼睛，而且，海中還有一段埋着水雷，也得小心躲開才好。」

何先生聽說還有水雷，頓時冷汗直淋，但只能歎口氣，把頭埋下……天又在下雨了。

★

★

★

★

老魏把房里的電燈關熄，輕輕拉開那遮着黑布的半截玻璃門，探頭先望了望，然後輕手輕腳走到騎樓上，又側耳聽了一會兒，這才撩起那綠帆布遮陽的一

角，將半個臉湊上去，……

天空有幾點疏星，九龍半島的山影依稀可以看見。半島上一點光也沒有。也聽不到有什麼聲響。那比較山影略為淡些的一片灰色，便是海。現在也跟死了的一樣。

老魏心里納悶道，「搞什麼鬼呢，真不明白。要打，就痛痛快快的打，早點解決，幹麼學那打擺子的，熱一陣，又冷一陣，累得旁人也厭煩死了。」自從戰爭一發生，他就盼望快快結束。這所謂「結束」，在老魏想來，自然是日本人佔領了九龍和香港。他認為「堅守香港」是最愚蠢的事。

「真是莫明其妙，」他望着黑魃魃的九龍半島又想到，「怎麼那邊也毫無動靜？阿張不是說，昨晚英國兵已經撤退了麼，新界到尖沙咀那麼一點路，難道廿四個鐘頭還沒跑到？可是看樣子，九龍還不像有日本兵。難道這邊沿海一帶臨時弄起來的鐵絲網竟有那樣的厲害麼？……」他有意無意地朝下邊瞥了一眼，下邊

沿海一帶也是黑漆一團，而且非常寂靜，簡直不像有什麼兵，老魏不世沒有見過世面的，昨天那些印度人督率着中國苦力匆匆忙忙在柏油路上挖洞，豎鐵桿，建立那急就章的鐵絲網時，他曾經對他的方臉朋友笑道，「這一點東西，恐怕連一架卡車也擋不住罷？」但是現在，他却又覺得也許這一點不大看得上眼的東西當真有點「道理」，因而便唬住了對海的敵人。

他離開了那綠帆布遮陽，雙手負在屁股上踱了一步，摸着一張椅子坐下，低頭納悶。他想起了遠在上海的家族，又想起了更遠遠地在大後方的「事業」，他歎了口氣，正待起身，忽然有一雙手從後面來，掩住了他的眼睛。他把頭微微一掙，輕聲說道，「又開什麼玩笑？」但是那雙手還不放開，他不耐煩地又說道，「還不放手，知道你是胖子了！」……這當兒，轟隆隆的聲音像像遠處的雷鳴，從空中滾過，似乎窗上的玻璃也有點震動。老魏輕聲哼道，「他媽的，這是大砲。」他霍地站起來，黑暗中將那人推了一把。再走到綠帆布遮陽前揭起一角看

時，剛好對海也傳來了一聲沉重的爆響，他似乎一驚，但是還不肯離開他那瞭望的崗位。「他覺得有人移近他身邊，並且有一隻手搭上了他的肩膀，他低聲喚道，「喂，胖子，你……」一句話還沒完，他忽地吃驚轉口道，「怎麼？對海這一團火光！胖子，你來瞧！」這時候，閃電似的光亮把海和碼頭都照得分明，老魏猛回頭，恰就瞥見站在身旁的人不是胖子，他帶幾分不大樂意的口吻說道，「哦，原來又是你！」

那人乘勢就挽住了老魏的臂膀，撒嬌似的說，「我來陪你，咱們到房里去罷。」

老魏不作聲，聽由那人拉了進去，摸着電燈開關，問道，「你關了門沒有？」這時，雷鳴似的聲音又來了，似乎比第一聲更大。當電燈開亮了時，老魏懶懶地靠在沙發上，有意無意地瞧着他的「客人」道，「你來了多久了，我可是沒有看見呢！」

那女的將腰一扭，頭一歪，裝出不依的神氣來，嬌聲說道，「人家一片真心來陪陪你，你倒來開人家的玩笑！」

「啊，承情承情，……難得你有工夫。」老魏笑了笑回答，却又轉了口氣，「哦，我也鬧糊塗了，還想是太平日子呢，原來香港是在打仗呀！」

「你這人……」女的挨近老魏身邊，不勝委屈似的橫了老魏一眼，便把半個身子望老魏這邊靠。老魏却挪遠一點，只讓自己的左肩貼着那女的右臂，又笑了笑，「我這人，怎樣？不識好歹罷？在這砲火亂飛的時候，人家還來陪你……不過，小姐，我這裏也不安全呀！日本仔在九龍山頂安放了砲位，這邊靠海一帶都成了危險區，旅館里說要疎散旅客呢！」

「那麼，你要搬了麼？」女的似乎一怔，却又笑道，「你要租房子，我倒有個門路。我有個乾娘，牠的房子倒是蠻好的。這幾天九龍逃過心來的人，到處找房子，有房子就租，不講價錢，我的乾娘那里空下一間房，昨天下午來看要租的就

有七八起，她還捨不得租出去呢。要是還沒有租給人，我替你去要下來罷。她還不好意思不……」

「哦——」老魏似笑非笑地伸手拍一下女的肩膀，「可是價錢大了，我可出不起。」

「嚶啲啲，你又來開玩笑了。」

「那麼說正經話：房子在什麼地段？不要又是什麼什麼區，搬了進去又得搬第二次。」

「就在銅鑼灣附近，地方是好的。」

「銅鑼灣？」老魏似乎認真考慮了一下，「也好，導游娘說的好地方，想來不會錯到那里去。」他笑着將頭一偏，避過了那女的作勢要擦他的嘴，又接着說，「不過，王胖子也出去找房子去了，等他回來再說罷。」

女的點頭，不再說話，水汪汪的一對眼睛瞅着老魏，半晌，她忽然歎口氣

道，「誰想到又碰到打仗。不知前世作了什麼孽，飛機大炮老是跟着我跑；先是在南京，逃到漢口，去年到了香港，大家都說香港是不會打起來的，可是猛生地又開火了！要逃跑也來不及，也沒有路了！」她低了頭，舉起手帕來揉了揉眼睛。雷鳴樣的砲聲這時又聽得到了，而且隆隆之聲還沒完，便接着山崩似的一聲震響。她仰起頭來，似笑非笑的看定了老魏又說道，「要不是打仗，逃難，我初中也該畢業了。現在只剩我一個孤另鬼，沒有辦法，才幹這導遊的行當。可是，差不多的客人，誰又把我們做導遊的當作好人看待呢！像您老人家這樣體貼到我們的苦辣的，一萬個里也沒有一個呀……」

「啊，怎麼灌起我米湯來了！」老魏笑着打斷了她的話，他想起了還沒打仗的時候她那種半真半假的裝腔作勢的擒拿手法，和眼前這付可憐相一比，便覺得興味索然，還想挖苦她一兩句，但是瞧着自己剛才的一句話已經在對方臉上顯出重量來了，便又有點不忍起來，于是就歎口氣道，「大家同在患難之中，別的也

不用說，我能夠幫忙的地方總可以幫忙。」

那里知道這一句話反把女的怔住了，她摸不清老魏的意圖，只覺得這跟自己所期待的反應還差得遠呢，心里一急，便也顧不得什麼了，索性把身子一側，臉偎到老魏的臉上，低聲說，「你還不相信我麼？我在這里混了這半年，素來一清二白……」

老魏感到難以處置了，正拿不定主意，忽然房門上咚的一聲，一個略帶嘶啞的聲音嚷道，「好！你們倒快活！」隨即一陣酒氣送進來兩個人。老魏忙即站起來笑答道，「別亂說，房子找得怎樣了，——」他向王胖子迎來的女伴瞥一眼，又報復道，「可是，胖子，你一定是大大的吃了苦頭了！」

王胖子不答言，將手里的衣服向床上一擦，一邊噴着沉一里的鼻氣，一邊拉着老魏走到騎樓上，刷的揭開那綠帆布的遮陽，只說了兩個字，「你瞧！」

半個天通紅，照得海面雪亮，對海，約莫是九龍倉一帶，烈焰飛騰，五六個

大火頭像在競賽誰比誰更高更大！忽然又有一條白光掠空而過，像龍似的往海面一伏，登時那海便變成了一派銀光，一會兒，那白光便很快地縮短，又沒有了。

「山頂上的大砲轟擊九龍倉，你瞧這火！」王胖子說，轉身便回房，又加一句，「還可鬧糟了！」

兩個女的這時也已出來，探頭瞧了一下，又唧唧噥噥低聲說些充滿了驚歎語尾的話。老魏默然踱回房去，隨手掩上了門，看着王胖子的臉又問道，「找到了房子沒有？看來這個地方不能再挨下去，太危險了。」

「搬來搬去，總在這島上，還不是一個樣？」王胖子沉重地倒在床上說，「剛才我和阿翠鬼混了一場，正想要……那知碰見了小張。這小子，制服里面已經穿好全套的唐裝。據他說，山頂大砲專打九龍倉。英國人丟了九龍，可是九經倉里還有的是軍火，食糧；英國人不肯讓日本人得了去，一陣砲都給炸了……」他從床上直跳了起來，瞪大眼睛問道，「你說，這馬後炮，真是何苦？日本人何等

小氣，你炸了他的九龍，他也有飛機大炮，回頭濫炸你一頓，咱們這一批駝鳥，哼，吃不了兜着走罷！」

「哎——」老魏嘆一口氣道，「那你打算怎樣？這旅館無論如何不能再賴下去了，茶房又來催過。」

「有什麼辦法？別提找房了。西環中環的人也朝東區搬，跑馬地一帶，一個汽車間，馬住的地方也還要好些，你猜，討價多少？三百，五百，亂喊一頓。你遲一分鐘開口，便有人搶了去了！這真是荒天下之大唐！」

「那麼，一處也沒看定？」

「還容你看呢！我賭氣不找了。」

老魏搖了搖頭，沉吟半晌，忽然笑道，「不搬總不成，有便有一處，是——」將嘴向騎樓上一呷，「是她的來頭，地段是銅鑼灣，什麼她的乾娘……」

「哈哈！」王胖子打斷了老魏的話，「我說你怪道滿臉紅光，果真交了桃花

還了！你這乾女婿是做定了，管他是銅鑼是鐵鐘，反正這叫做戰地鴛鴦……」他一邊說，一邊就跑到騎樓去。老魏無可奈何地獨自笑着，心里想道——鬼混一時也好，這樣的時局，今天不知明天事，今朝有酒今朝醉罷……

★

★

★

★

砲彈將老趙和小趙趕出了他們的所謂「家」。

爲了來不及搶救他們那一點可憐的燒飯工具，老趙曾經一號吡咒咀，並且和小趙吵嘴。小趙却嘴硬：「你有錢買米，買餸？破鍋破碗有也派用！」小趙的話是「合理」的，他們父子倆把衣袋翻身，只有十多張污穢不堪的一角票和幾個折成小三角形的「仙票」。戰爭奪去了他們的所謂職業，做一天吃一天的「黃金時代」早已化爲一陣烟了。

現在，雖然連所謂「家」也沒有，問題倒並不怎樣嚴重。有的是防空洞。而且比他們原本的所謂「家」——那只是兩個鋪位，並不差了多少。實在嚴重的，

倒是食的問題。不過他們也就找到解決的門路。香港政府經營了多時的規模宏大的公共食堂，很快地就開放了。二趙的「戰時的家」附近，就有這麼一座。每天早上，太陽還沒離地，公共食堂一帶地上就坐滿了幾千人。二趙也是其中一份子。等到亭午時光，一大碗飯和一勺菜也就到手了。老趙倒覺得那米比自己平日化錢買的還要好些，只是要冒着砲火的危險等那麼多時候，未免是美中不足。

防空洞內，他們因為是較早的「住戶」，機會好，居然每人佔領了四尺的木凳，晚上挺直了身子睡覺。沒有臭虫，而且通風，憑良心說，實在太好。但這樣的「黃金時代」，也不過兩三天。當老趙看見九龍倉大火燒了一整天，而且渺茫地回想起從前自己在那些倉里像螞蟻似的工作着，彷彿是一個夢，——這以後，情形便不同了。不知從那里來的「高貴人們」，拖男帶女，箱子包袱，海潮似的湧進來，而且高聲大氣主張，他們應得的權利。老趙和「小趙」既得的「地盤」於是不得不漸漸縮小，終於只剩了二人共有三尺之長——「羊言」還是在木凳上。依

老趙的意思，三尺地位也不夠兩人睡，倒不如乾脆放棄，然而小趙不肯，他說：防空洞中大家平等，誰先來誰就有好位子，他們損失已經過半，現在已到最後關頭，決不能再讓。

不過小趙的話儘管有理，新來者還是得寸進尺，而且二趙也得上公共食堂，要輪流守護這僅存的「地盤」，也常常感到實力單薄，爭吵于是不免。

同樣的情形，在防空洞內到處發生。終於也得了解決，由「孔方兄」出面調停，既得者接受了二三元港幣，也就讓與了他的所有權，自去另找水門汀安身了。

老趙也如此這般得了三元，買主便是何先生一家。

小趙堅持了一天，第二晚也終於出讓了，不過那時「市價不同」，兩塊錢讓給一夜，倘要繼續，仍須兩元。

這五元的資本，頓使小趙的辦法多了起來。他也成爲那奔跑于敵火之下將食

物販到防空洞口的「戰時小販」羣中的一員。老趙仍在洞內守護那一尺幾寸的木凳地盤，每夜可有二塊錢的收入。小趙清早便出去販貨，何先生他畢竟和他訂了「長期合同」，——每天兩磅麵包，半罐牛肉，何先生還帶有熱水瓶，每天代弄熱水一瓶，小趙不要他們的錢，兩方面立即混得熟了。老趙捨不得放棄公共食堂的一份口糧，白天便有五六個小時「無條件」將他的木凳地盤借給何太太打瞌睡，但在晚上何先生仍須付出二元，這才可以讓阿馨像蝦子一般蜷曲在那里。

何太太對於這兩塊錢的支出，很覺肉疼，她怪她的丈夫太容易說話：「這又不是那老頭兒的家，幹麼我們要給他租錢？一夜兩塊錢，一個月就是六十塊了。有六十塊錢，一間房也租得，我們九龍那間房也不過二十塊呀。」

「哎，打仗的時候，這種算盤也沒法打了。」

「可是不打算也不成呀。」何太太有點生氣了，「照這樣隨便化，要不了一個月，就化得精光，那時又該怎樣？你不能不想想後頭的日子哪！」

何先生無話可答，只好苦笑，那天偷渡過來，要不是日本飛機老在天空盤旋，何先生也許會試試去借這麼一間房，但既然進了防空洞，並且愈進愈深，何先生的胆子也愈進愈小；他和其他抱男帶女的人們一樣，拿定主意以此爲家。汗臭和便溺的騷臭，早已把漂亮而衛生的防空洞變爲不可一刻居的地方，可是住下以後，也就不覺得，每天只是頭腦昏沉，不大想吃，更懶得用腦筋去思索。現在何太太的話像利錐似的刺動他的腦筋，可也不過一動而已，他苦笑着搖一下頭，又自回復到昏沉茫然的狀態里去了。

忽然洞後邊人聲騷雜，好像發生了什麼事。接着就有兩個滿身流汗的赤膊漢子半扛半拖着長長的一卷東西，從何家旁邊過去。人們的嚷鬧聲也就像潮水似的，捲向前洞去了。瞥兒却看清楚那長長的一卷是什麼，睜大了瘦陷的眼眶對他父母說道，「死人，是一個死人；臉孔又紅又腫，多麼可怕。」

這又是一針，將何先生昏沉的神經撥動了一下。同時，他好像第一次看見

兒那瘦陷了的眼眶以及霧黑的兩頰。這是又一針，將他的神經刺動得有點跳了。他忽然暴戾地向太太說道，「日後久長之計麼？媽的，住上半個月，就不餓死也得病死！什麼久長之計，只有一個字。死！洞外面是飛機，大礮，洞里是虎列拉，癆病，還有無其數的病菌。一條人命還不如一只蒼蠅，什麼久長之計呀！」

于是好像一個洩了氣的皮球似的，他垂下頭，兩眼似閉非閉，神經又昏昏沉沉，懶得思索，而且漸漸入于無思索狀態。

★

★

★

★

香港大酒店第×號房。羅先生捧一張英文南華早報的戰時版，心神不屬地讀着。他對於這張半官性質的報紙，素來相當「重視」，——倘用羅先生自己的話，「這報完全是可貴的英國作風，說話有分寸，有斤兩。」現在他並沒改變他這意見，戰時版的一字一行，他都細心推敲，希望得到若干啓示。

他坐在這華貴的房里，身心始覺泰然，體驗到戰時如平時的味道。他信賴這

堅固的大廈，猶如他信賴那「可貴的英國作風」的報章。從九龍過來以後，皇皇然和陳蔡道上的孔夫子一樣，我們這位羅先生曾經奔波于西中東三區，看出任何一區，不管具半山或平地，都有點不大「那個」，——因為這島上沒有一寸地方不在敵人大礮射程以內了。防空洞「比較安全些」，他也承認，然而也接着就義形于色道，「我不是只想躲避飛機大礮的人，我還得將我的智力貢獻給公衆，可是在防空洞中連看報都不便，聲音是如此嘈雜，空氣又如此混濁，難道還能運用我的智力麼？」終於，上帝不負苦心人，他到香港大酒店餐室飲茶的時候，鬼使神差的遇見了一個外國朋友，而又天賜其便，這位「國際友人」在這高貴的旅館裏開得有一間房，羅先生這時又覺得戰時到底不同平時，就毫不客氣地在這房裏分得一席之地，這才身心有了着落。

尤其湊巧的，還不滿廿四小時，羅先生的這位「國際友人」忽然也要和其他在港英美荷籍非戰鬥員一樣自告奮勇，投軍服務去了。羅先生於是又一「義不容

辭」，給這位國際友人做「留守」；他在香港大酒店第X號房的地位，至是萬分「合法」而穩定。

當周小姐來看望他，並且問他頭上「還有幾層」的時候，他沉吟一下答道，「大概還有四層。」

「那也還不是絕對安全的。重磅炸彈可以穿過六層樓。這香港大酒店又是最大的目標……」

羅先生的已經頗為泰然的身心於是又一度不安起來了；然而這不過幾分鐘。

他恍然大悟似的將手在桌上一拍道，「剛才我忘記說了，屋頂上還有高射……」

「高射破麼？」周小姐搶着說，「那只有更糟！日本仔首先要找出高射破陣地來，加以燬滅，所以高射破倒是惹禍的，把炸彈集中到你頭頂上。你想，第一個炸彈即使只能炸穿了一層，第二第二三四彈不是就炸穿了四層，就到你頭上來
了？」

這番議論，幾乎把羅先生弄得暴躁起來。他覺得話是對的，可是，幹麼這位小姐定要把人家的已經泰然的心神，弄得驚疑不定？那究竟是什麼居心？羅先生敵意地看了周小姐幾眼，然後以一種不屑計較的口吻答道，「承您指教！」

周小姐走後，羅先生忙着先去找司理，問了許多話，希望得到使他定心的證據；又要求到屋頂去看看，——不過話剛出口，便又後悔，屋頂是炸彈礮彈橫飛之處，如何可去？」幸而司理拒絕了他這要求。

末後，羅先生到餐室里一看，嘿，佳賓滿座，盡是紅男綠女，中西都有，他們照常吃喝說笑，毫無不安之態。羅先生一顆搖擺不定的心，這才被這怡然陶然的「羣衆情緒」所穩定。他尋思道，「這麼多人，難道都不愛惜性命，自願來這危險區？難道這麼多人的智慧倒不及一個周小姐？」他懷着問題解決了的輕快心情再回房去，進了房後，突又發見了一件事：從餐室到他的房，中間又有兩層。——哦——」怪不得餐室有被視為樂園的樣子。不過那邊也太嘈雜，不便靜心濬用。

腦筋，可怎麼辦呢？」他躊躇了頗久，最後決定，除了必不得已的讀報用思的時
間以外，應當儘可能多在餐室坐。

現在，他已經讀報完畢，將腦袋往後靠在椅背上，閉了眼睛，皺着眉頭，想
道，「第二次和平提議拒絕以後，到今天是——哦，幾天了呢？真糟，被他們攪
的連日子也弄不清了。破壞性的狂炸濫炸，徵象業已看見，……不過，宵寔灣登
陸的敵人，傷腦筋，是降落部隊罷？但可慮之處尙不止此……」他猛然睜開眼，
急急從地上拾起那張報來，母雞啄食似的直望一眼，西瞧一行，嘴里念念有詞
道，「我還記得那字句，……那字句，——」日內可望獲得有效之援助」，哦，
在這里，……」他鄭重地將報紙持正，一字一字唸道，「日內可望獲得有效之援
助，——不錯，可見我記的不錯！」

他架起了腿，捺開報紙，點起一支煙來，句斟字酌地想道，「這所謂有效的
援助，顯然是，暗示那向廣九沿線猛攻，而且據傳已達新界的中國十萬大軍！今

天敵人的礮火似乎減少壓力了，這，又顯然可見是後路吃緊，不得不掉轉礮位，以資應付。」

他躊躇滿志地在房里踱了幾步，走到大鏡子前面，兩臂交叉在胸前，對着鏡子裏的自己看了一會兒，又想到，「那麼，香港的民衆當前的任務是什麼呢？：：：」似乎在對萬千民衆演說了，他把眉頭一揚，作個微笑的姿勢，「第一，要認識：：：」他滿意地一笑，却不再「第二」下去，隨手擦了煙頭，將領結摸一摸開了房門，便打算到下面餐室去，可是真不湊巧，在電梯邊，他看見一個穿號衣的茶役，紗布綁紮着頭部，從下而上，紗布上一片紅暈。他驚疑地站住了。但電梯已在面前停下，他仍然舉步跨了進去。那個負傷者的印象也就消失了。

餐室里依舊擠得滿滿的，托着亮晃晃的賽銀盤子的侍役們在那些高貴的紳士小姐們中間轉來轉去，臉上一層油汗，：：：駱駝牌的香味夾着咖啡香，似乎凝結在室中，——一切都是按照應該如此的方式，一板三眼地進行着。羅先生將胸脯

一挺，舉目四望，然後輕皺一下眉頭，却又讓半個微笑停留在嘴角。……他雍雍然踱到一個壁角的座位去，不料半途被人截住了道，「我們正在說，你該來了，果然！好，一塊兒坐那邊去，熱鬧熱鬧。」

羅先生一看，截住他的一個是阿清，而所謂那邊，還有一個女的，不認識，一個男的却還面善。

羅先生見有那樣多的人，心里便有幾分不自在。幾天來，他的一張「大票子」已經幾次在熟朋友們隨便小吃一頓的時候，發生了巧妙的作用。但今天有生客，又在他自己寓居的旅館內，回頭阿清要是放賴的話，該不該再拿出那「大票子」來裝幌子，便頗值得研究了。不過他還是不動聲色，含笑招呼，一面說道，「今天報上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話，看到了沒有？」

阿清不答，却對那女的說道，「羅先生看報的認真，久著聲聞，哦，你們還沒有見過麼？阿芬！」

羅先生聽了這名字，記得彷彿也很熟。可是旁坐一個人的說話却像驚雷一樣，直刺耳膜：「……剛才馬路上那一個礮彈。我真險，要不是前面有人，我準得受傷，看來敵人的礮彈今天又來光顧中環了！……」

「怎麼？礮彈落在……」羅先生驚問，同時發見了自己正對窗而坐，便趕緊起身道，「這裏靠街，危險。太危險了。」他舉手一揚，算是告罪，轉身就逃，一面却忍不住想道，「免得又拿大票子作擋箭牌。」

……

……

……

……

第五

「往年這時候，聖誕蛋糕花花綠綠的，要多少有多少；」老板娘把兩磅重的一長條麵包放在桌上，自言自語的說，「五吋一隻堆花的，也不過塊把錢罷了。對門那家『紅棉』，我們是老主顧，只算我七毛五仙一隻，還是重料加工的呢，……」她神經質的笑了笑，抬眼看着老魏說，「也是靠了這一點老交情，他們才肯讓給我這兩磅的粗麵包。收了我兩塊錢，也還是賣面子，這真是丟那媽的笑話！」

老板娘的年齡是很難確定的。且不說蓬頭垢面剛從床上起來的時候，那不用說，你就估量她近五十，也不為多，但即使妝扮以後，脂粉掩蔽了貧血的枯黃，一抹口紅更是鮮豔欲滴，可是眼梢上的、鼻樑上的、嘴角邊的無數細皺紋，却依

然那麼深刻，特別是橫波一笑的時候，這些不作美的皺紋簡直像被跳出來了。這時她至少也有四十罷。不過你若只看後影，那麼，她的輕盈而矯健的步子，她的婀娜的腰身，也就不比一位二十三四的少婦差了多少。

戰事一發生，她那多方面的「仙鄉舞藝俱樂部」曾有一時門可羅雀。但當戰事「持久」到第五天，情形又自不同。在銅鑼灣那位「乾娘」那里住了四十多小時的老魏和他的臨時「伴侶」，又被宵箕灣方面的炮聲趕回灣仔區來，却好又碰到那位後備警察阿張，便介紹到老板娘這邊來了。接着，也是在什麼「親戚」家里擠着的王胖子看得老板娘這邊比較「舒服」，又通過老魏，也成爲這「俱樂部」中的貴客。

老板娘當然好客。而且她那每星期有三次茶舞的「大廳」也很容易改爲「戰時設備」，如果把兩張「沙發」對合起來就可以「收容」一對，那麼，老魏他們人數實在還嫌太少。不過，問題却在食。平價官米呢，沒有一個閒人去守候擠

購，阿張說給弄點來，又只是一句好聽話。幸而老板娘交遊廣闊，還可以每天設法「情讓」到兩磅麵包。但是，來日方長……

兩個貴客吃虧的不是錢少，而是錢「大」。五十元的票子開頭還勉強可以六折七折兌開，百元票簡直沒有人要。王胖子搬來的那天，拿出一張百元票來，老板娘隨手往一本電影刊物里一夾；然而王胖子所有的，這還是數目小的一張。

★

★

★

★

日本軍的第二次「和平建議」雖然已被嚴詞拒絕，灣仔一帶雖然炮彈不斷爆炸，但是「仙鄉舞藝俱樂部」里的和平空氣却始終在震蕩。

早上，砲聲響了二三十分鐘，便漸漸沉寂了。王胖常說這是「日本和尚」做完「早課」，在吃早飯了；「仙鄉」的人們這時便也開始了經常的活動。老魏和他的「臨時伴侶」將那對合起來當作床鋪的沙發折開，而且依舊靠牆壁擺好以後，「臨時伴侶」對鏡化妝，老魏兩手反扣在背後，低了頭，來回踱着。

「還要打，真是何苦！」踱過王胖的時候，他忽然說了這麼一句，把臉一沉，又加重了語氣，「不度德，不量力；光是糧食，多少日子了，還是攪不出一點好辦法。市面上不用大票子，幹麼不取締？真不像話！」

王胖子並不回答，却把身體搖了兩搖，似乎想坐得更穩些，但又像在試試那張椅子是否可靠。

老魏向騎樓踱去，向天空望了一眼，銅鑼灣那方的黑煙還是滾滾騰騰直冲高空。那邊街角一所房子昨天傍晚中了一顆砲彈，當時爆炸的聲音會使老板娘嚇得撒漏了小衣的，原來只坍了一段牆，把一些碎磚洒在馬路上罷了。「危險且不用說，」老魏踱回來的時候，又恨恨地說，「可是這日子，要買一樣沒有兩樣，大票子不用，——這先就受不了！」他一看，不見王胖，倒是住在四樓一個姓方的迎面跑來，跟他打了個招呼，便到騎樓上去了。一會兒，那姓方的又跑進來，向老魏招呼道，「喂，魏先生，來看，……」老魏無可無不可地走到騎樓上，小方

却已將上半身伏在那水泥欄杆的空擋里，指着街上道，「那不是麼？」街上並無異樣，只有那等候購買「官米」的長蛇陣的尾巴已經從前面一條馬路彎向這一條街來了。老魏不明白小方感得興趣的，究竟是什麼。但是小方忽又將老魏的臂膊推了一下，很興奮地說，「又來了一輛，你瞧！」老魏這才明白是叫他看汽車。從東面，果然有一架卡車飛駛而來，一眨眼就過去了；接着，又有一輛小跑車。卡車里似乎裝着半車的東西，上覆油布；小跑車里有什麼，根本就看不到。

「剛才那兩部車，不是都洗得乾乾淨淨麼？」小方說。老魏含糊地「唔」了一聲。他實在並沒注意到這些地方。「我留心了半天了。今天過的車子，都把黃泥的偽裝洗掉了。還看見有一輛「聯合」的貨車，本來是油得花花綠綠的，今天也是一律黑油了。」小方繼續說明着。

「哦——」老魏還是不明白小方爲什麼研究車輛。

「大概已經和平了！」小方鄭重地輕聲說。「偽裝是遵從政府的命令，戰事

一起，全部車子都被徵發，恐怕現在是放回了，那不是和平是什麼？」

老魏似信不信地答道，「當真和平就好了。」又加一句，「本該早就和平了，不度德，不量力呀！」

兩人都回進「廳」里，小方又強調着「和平」的必然性，並且神經質地再三問老魏道，「您看銅鑼灣的大火不會延燒得太遠罷？」但每次又自己作答道，「那是油庫中了彈，我知道，第一號和第三號是柴油和滑機油；你瞧那黑煙多濃！要是汽油，那還得了，那一帶早就成了個火海了……可不要帶着德士古的油庫才好。那邊相近，我和幾個朋友合做的一批貨還寄堆在怡和倉里……」

但是老魏也在忙着想一些另外的事：和平以後，他應該能夠早早離開這倒霉的地方罷？不過又傳說中國大軍正在攻打深圳，知道他媽的交通幾時恢復？而且，——他向他的「臨時侶伴」瞥了一眼，這一付溼担子又如何安置？她也許還是樂意重理舊業，但也許……

忽然一陣笑聲將老魏從胡思亂想中驚醒。王胖子帶了個女的，早到了跟前；老魏認識這位有點發黑的舞女那晚在六國飯店曾經抓住王胖不肯放手，可是今天不知如何又被她碰上了。同時他又禁不住想道：「正在這里鬧糧食飢荒，不要再添上一個人，那可不了！」

「有什麼好消息麼？」小方性急的問。

這時候，老魏又看見王胖兩個後面，還有那位「後備警察」阿張，居然又是便服，以「小白臉」的姿態出現了。老魏靈機一動，滿心高興起來，也問道，「和平已經成功了罷？」他這時已經相信小方的推斷十九不錯。

王胖子却指着身後的阿張道，「你問他。」

這時早驚動了「仙鄉」的全體人員。老魏的「臨時伴侶」，老板娘，還有老板娘的充當防護團員的「義妹」，一齊都擁到阿張和王胖跟前來了。阿張却半真半假的答道，「有這樣的話麼？可是我不知道。」

「別開玩笑！」老魏正色說，「證據在這里，要不是和平了，幹麼你又穿起便衣來了？」

阿張不回答，却去開了留聲機，揚臂伸腿旋了個圈子，便一挽住了王胖同來的那個舞女的腰支，跳起來了。老魏看着老板娘道，「聖誕夜我們來給你捧場，痛快的玩一回。」可是阿張跳了半個圓圈，便又撇開那女的，懶洋洋道，「丟那媽，幾點鐘了？」旋即看了看手錶又說，「哦，我該走了，再見！」

「忙什麼？」老魏攔住他；「話還沒有說完啦！」

「沒有什麼可說的，我要值勤去呢……」

這當兒，炮聲又動了，阿張苦笑着又說道，「可不是日本仔也出差了，這玩意還沒到完結的時候囉。」

老魏大失所望，還要追問，王胖却把他拉在一邊悄悄說，「昨夜，總有三點多鐘了罷，阿張得訊，又在開談判了，那不是事情就好了麼。可是今早又變了

卦。據說是有一部兵士還要撐幾天……阿張這小子，居心不良，訂定生意開小差

了，不然，爲什麼換了便服？什麼要值勤去，你還相信他這套鬼話！」

炮聲漸漸緊而響了，四樓的人們早又扶老攜幼下來，擠滿了「仙鄉」的大廳。這幾天來都如此的：炮火猛烈起來的時候，四樓的人們一來「仙鄉」，而「仙鄉」的人們則到二樓一家什麼「字號」去「雀戰」去。

王胖大聲叫道，「人家來接防了，咱們下不下去？」

可是老板娘這時正和她的「義妹」商量着什麼大事，雖有「老魏的「臨時伴侶」從旁參贊，兀自不得解決。

「隨便不去，那可不成，」現充防護團員的「義妹」低着頭說，「查出來，抓住了，要殺頭的！他們說，你要不幹也可以，不過要你親身把制服和鋼盔繳回總部去……」

「那你就去繳回，不就完了麼？」老板娘堅持原意。

「義妹」抬起頭來，睜大眼發急道，「你倒說得好容易！要有這麼容易，大

家早就都把這些撈什子拿回去，說一聲對不住了。你代我去送一回罷，怎的？」

「難道繳回了還是要殺頭？」老板娘也有點生氣了。

「頭倒不殺，可是他們要扣留你，問你爲什麼不幹……」

「就說是身體有病，行不行？」老魏的「臨時伴侶」插嘴說。

「也許行，不過他們就要同你算賬。他們會說，好，你去充當了幾個月的防護團員，每個月都領津貼；政府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咳了二聲，那「義妹」把手里的鋼盔在桌上一扔，「今天你說不幹了，政府給你的津貼也得照數賠還。賠不出，扣留你，——也許還罰你做苦工去。」

問題的歸結是錢。老板娘對那位「參贊」看了一眼，那位「參贊」本待裝作不見，却又覺得不好意思，轉臉便去找老魏。無奈這位貴客正和王胖二人坐在靠近門口的椅子上，交頭接耳談的正上勁。老板娘歎口氣道，「一共要幾百塊呢，

那里賠得起。」

不知什麼時候站在一旁聽着的小方這時候就輕輕說道：「何必化這冤枉錢呢！防護團是在後方，阿妹，你只要機靈些，一看神氣不對，馬上就溜。」

那位「參贊」乘這機會就抽身望後邊廁所去了。老板娘和「義妹」已商量了一下，還是照昨天的樣子，「義妹」先穿上旗袍，然後將旗袍下巴拉起，褶疊在上身，外面再罩制服。

★

★

★

★

炮火漸漸猛烈起來了。炮彈的爆炸聲老是不離周圍幾丈的遠近。有人說，那是那邊街角的一座水泥的小炮壘（其實是機關槍巢）惹來的，日本仔的炮火就是要打掉這小小的「炮壘」。

相去不過十多家門面的一個洋貨鋪子中了一彈，立刻起火。日本仔的炮彈似乎以這火為目標，一連幾炮都落在左近，弄得滿街硝煙。從四樓躲到「仙鄉」的

人們這時又覺得三樓也太危險，便都去擠在二樓的樓梯甬道內。樓梯的每級都坐滿人了，小孩子就坐在大人身上。其實這里比三樓並不更「保險」些，同樣只有兩層的水泥鋼骨擋在人們頭頂上；不過人擠緊了，就覺得胆壯罷了。

小方的太太揹着個孩子擠坐在二樓的最後一級樓梯上，身後是小方，用一個包裹墊在屁股底下。每逢礮彈的嘯聲從頭頂飛過，方太太便急得唸佛，本來是基督徒的她此時忽然覺得上帝又不及「觀世音菩薩」。礮彈隔不了一分鐘就飛過一個，誰也不明白牠們究竟落在什麼地方，但是人人都以為他們這狹長的一堆就是目標。

礮聲略稀些的時候，方太太回過一口氣來，向背後的方先生道，「幾點鐘了？」一語未畢，突然哧拉拉一陣響聲從右側來，簡直是近在咫尺。方先生渾身一跳，疾叫道，「機關槍！機關槍！日本仔來了！」樓梯甬道內的人們立刻慌亂起來，可是擠得太緊了，誰也不能動。然而哧拉拉的聲音第二次又來了，這回更

響，同時，二樓那家什麼「字號」的門也開了，王胖扁着身子，在門框中掙扎了半天，這才像礮彈出膛似的進了出來。

「啐！什麼機關槍」方太太半驚半喜地叫道，「原來是人家打牌！」王胖好不容易擠到二樓的最後一級樓梯時，實在再不能動了，便像一個大包袱似的軟灘在小方的旁邊，却將一位本以天台為家的乾癯老太婆壓的直叫起來。這時礮彈的嘯聲又來到這方向了，可是爆炸的聲音却沒有先前那麼近。

「在人家房里躲礮，不是很好麼，怎的又擠來擠去？」小方喃喃地抱怨着，又大聲對王胖道，「這里危險呢，礮打得厲害！」

王胖瞪出了眼睛，半晌，方始領會到小方這句話是對自己說的。他苦笑一下答道，「日本仔的大礮可怕，可是老板娘的銃也夠你受了！坐下去，不到一圈，就放了三銃，一次是老魏的莊，一次是我的，第三次，幸而是我自己的莊！媽的，這算什麼？」

小方把嘴一扁：「難道你不該輸幾文麼？」

「不過也要人家輸的心里痛快……」于是將兩眼一眨，右手掌遮在嘴邊，悄悄問道，「那——那到底是幹什麼的？說是做進出口的，可又——」

王胖還沒說完，小方却笑了起來道，「王先生，您這話就不大摩登了。這年頭兒，識時務者為俊傑；資本倒可以隨便，門路却不能不雜。今天是風，明天不坊是雨。」於是把臉一沉，大義凜然地又加一句道，「什麼都幹，只差一項，還沒販賣過死人罷了。」

哈哈——王胖也笑，但是他臉上的浮肉反而細得緊些了。他不敢再多問，却又恐怕小方還要說出什麼來，就轉換了話題道：「黃泥涌峽道在那一方？聽說就在那邊對打，進進出出，還沒解決。」

「哦！」小方沉吟着，「離這里不遠，十多里罷？」

「這可糟了！十多里，那麼，這里已經是在火線上了，太危險！」

「誰說不是呢！九龍一丟，香港這地方就處處是火線；這怎麼還能……」

小方忿忿然說，可是他突然頓住。眼前紅光一閃，接着就是霹靂似的震耳一響，分明就近在街心。小方驚魂未定，樓梯下端早已亂紛紛嚷道，「上邊的人們快上去，彈片打傷了人了！」方太太也已站了起來，不問情由，連推帶擠，恨不得一脚就到了樓上。但究竟何處比較安全，她和其他衆人一樣，都沒有心情再加考慮。……

★

★

★

★

幸有小趙幫忙，何先生一家三口不至有斷食之憂；又更幸而有老趙幫忙，何先生一家三口又脫離了病菌的威脅。

自從他們「盤估」着的一段隧道有過死人以後，接連又產生了幾個病人。最初，洞里的「紅十字」還盡一下人事，設法將病人移去；但後來病者日有增加，而尤其棘手的，除了奄奄垂危算是例外，「病人」和「好人」的界限就很難分清，「紅十字」于是也弄得束手無計。

可也奇怪，何先生以及跟何先生同階層的避難者，倒頗能忍受。他們一步也不移動，大便差不多沒有了，小便就地解決，溼漉漉地坐在那里，夷然不以爲意。反而那位從貧民窟來的老趙每天出去一次「吃飯」回來，總喃喃咒罵好半天，怪嫌人家「不講衛生」。

一次，他居然宣稱：他要搬了，他已在相近洞口的地方另找得了位子。「你們進來了就不出去，倒也罷了，」他對何太太說，「像我這樣一天要出去一次的，回來時聞到那股臭氣，丟那媽，真真受不住！」

「哦，可是我們也沒法呀，」何太太漫應着，同時就想到老趙遺下的尺半木凳地位，「那麼，我們馨兒倒可以舒服了，真該謝謝你。」

不料老趙笑嘻嘻答道，「是跟人家對調的。回頭他就來。可是他還肯不肯租給你們，那就再談罷。」

何太太大失所望，只「嗯」了一聲，便不言語。

老趙談會了何太太的意思，趕快又說道，「這里不好，不衛生，」指一下馨兒，「他小人兒，受不了的。你們也搬到外面去罷，外面我那木凳，照舊可以給他睡。」看見何太太很是遲疑的樣子，他又自告奮勇道，「你不用怕，到了外面沒有地方，也有人願意進來，也對調好了。」

馨兒聽說可以出去，高興得很，何先生夫妻間却發生了爭執。何太太惟恐搬動一下又得化錢，可是看見馨兒那張七分像猴子的面孔又覺得非搬不可。何先生却不多言話，只說了一句「我倒覺得這里也蠻好呢」，就木然垂眼好像不見不聞了。

「可是馨兒呢？」何太太追問着，「你得替馨兒打算。」連問了幾句，何先生這才將眼半睜，夢囈似的說道，「我只想睡，你不要問我了罷。」

何太太看着丈夫這種神情，猛想起了俗所謂「燈盡油乾」四個字來，心頭便打了個冷噤。她不得不拿出主意，懇托老趙設法，——甚至稍稍化幾個錢，也

使得。

他們终于在距離洞口約有二丈遠的地方，弄到了安身之所。要是何太太捨得二元一夜，老趙還有朋友願意將他所「有」的木凳奉讓，可是何太太只要聽見有凳睡就夠了。

這里不但有空氣，並且也能望見洞外的光景。何先生最初是瞪着眼睛老望住那洞口，昏昏欲睡的毛病倒也沒有了；但後來他忽然變得嘮叨起來。第一句話是「今天是什麼日子？」一聽說今天就是聖誕節，他便像大夢初醒一般，怔住了。隨即百般不自在起來。他嫌有風，嫌冷，嫌小販太多，「幹麼老擠住了我不放鬆？」——而最可笑的，忽然嫌起骯髒來了。

「阿彌陀佛，這比里邊好得多呢，」何太太勸着。

但是何先生的注意早又另有所屬。大礮和機關槍的聲音從洞外傳來，異常刺耳，——這是他好久不曾聽見了的。他的臉色漸漸變了，然而還能定睛注視洞

口。那時已近黃昏，洞外黑黑的，其實什麼也看不清，但是何先生總覺有什麼可怕的東西，——不一定是日本仔，正在一步一步逼近來。俄而果然有紅光一閃，豁拉一聲，確也不弱，但洞口已被人影堵住，再看不見。何先生的心縮小得幾乎沒有了似的，驟然而起，不問情由，就往裏面鑽。何太太叫他，他好像不曾聽見；許多人罵他，他更其不聞不見。待到實在不能再進的地步，他也早已渾身軟癱，要不是四面人擠緊了，他一定倒在地下。

他並未完全失去知覺。開頭極短暫的工夫只覺得胸膈作惡，頭的重量飛快地增大，後來便昏昏沉沉，好像並沒什麼痛楚，——至少並無若何了不起的痛苦。

他再清醒，而且想到「這又是什麼時候呢」的當兒，發見自己居然坐在木凳上，面前人羣擁擠，可又都悄悄地，像河水似的淌過去。他摸摸左右似乎有空位，便側身躺下。——這回可完全沒有知覺了。

最後，他被推醒，首先映入他眼內的，是太太和馨兒。他瞪着眼，不動，也

不開口。太太也不說話，拉他走。這才他又看見挽着馨兒的，是小趙。人羣還在向外流，急匆匆的，可又悄悄地；何先生被太太扶着，夾在人羣中走。待到洞口的當兒，何先生猛然清醒，心想洞口會被炸的，正待站住，忽地瞧見洞口原來有兩個兵橫槍在手，明明白白是日本仔！何先生這一驚，非同小可，然而就在那一驚未了之時，他已被人羣捲出洞口。

那時夜氣清涼，疎星三五，只有遠遠的偶爾一兩聲槍響，打破沉寂。何先生忽然問道，「到那兒去？」沒有人回答。太太推着他，只要他快走。他們這一小队，現在不過二三十人了，正朝一條破爛的小街而去。忽然從街右跳出四五個人來，爲首一個漢子舞臂拍胸叫道，「朋友們，要飯吃的，跟我來罷！」何先生他們一羣都聽得明白，人人都沒主意，也不知怎麼回事，然而他們這一羣已經自然而然的跟了走。

轉過一條街，就看見路上有人匆匆只往一個方向走，但也有從對面來的，都

像螞蟻負着比身體還大些的麻布包兒。前面一座大倉庫，那些「螞蟻」就攢聚在這里。何先生一羣中的健者不知招呼了一句什麼話，也就飛奔上去……。

何先生這時也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他自然地站住。

「去呀，去擊米！」老趙招呼着何先生。

但何先生木然不動也不作聲。何太太却忽然叫道，「他來了，來了，那麼大一包呢！」

何先生看見小趙到了面前，不知跟他老子說了句什麼，老趙也便飛奔而去。何先生歎了口氣，眼瞧着小趙走遠了，忽然轉臉對太太生氣喝道，「站這里幹什麼？還不快走！」他拉起髻兒，也不管太太，一口氣就跑出了那鬧烘烘的區域。

「往那里去呢？」放慢了脚步的時候，何太太惴惴地問她丈夫。

何先生低頭不答，走到一家騎樓下，便頹然坐在水泥地上，捧住頭尋思：現在是連防空洞也不能住了，當然，戰爭已經過去，砲火之下總算逃出了一條命，

然而，可怎麼辦呢？防空洞已經不能住了……

他忽然猶笑了一聲，抬頭看着天空，自言自語道：「香港是被日本人打下來了，當真麼？糊里糊塗一跑出防空洞，香港已經丟了，真可笑！」他漸漸興奮起來，把脚一踩道，「往那裏去？你真問我。現在是什麼世界？咱們見有房子就進去。公司里有幾位同事在這邊，咱們去找去！……真可笑，糊里糊塗的，香港已經沒有！」

第六

天氣異常溫暖。據說這也是百年以來少見的。

東區半山地帶，深約二尺的炮彈洞經過一夜的工夫便能漲起半坑的黃濁的山水。天方破曉，獵取這樣的黃水的人們便在滿山跑，帶着大大小小的器皿——餅乾罐，亞鉛桶，汽油箱，乃至漱口杯。

尤其受人歡迎的，是炸彈洞；深約五六尺的一個洞，往往在半夜里就有人去舀水。後至者用小小的漱口杯舀取了最後的一勺，便坐着守候，直到天明。

有一個洞，大概是「得天獨厚」，常常能出水。即在白天，也還經常有人在那里守候。一小羣五花八門的女人和小孩子鬧嚷嚷的擠在這洞的周圍。何太太站在圈子外毫無辦法，看着太陽光，焦灼地想道：還是回去罷，也許還可以懇求那

隔壁的一家再給一桶井水。……但是那有井水的人家老小一家子那種侮辱了人還
不給水的態度又顯現在她眼前了，昨天求得幾乎下淚，幾乎下跪，結果怎樣？她
才留得了大半桶就被那家的「主人」劈手奪去，傾倒了一半天，只剩下桶底一點
兒，還氣焰洶洶地雙手將何太太推了出去。……

她忍住了眼淚再走近那人圈子，可是即使她能擠進去，也未必弄得到水。最
靠近洞的一圈，是幾個野孩子，這些「小霸王」，並不弱於那有井水的一家人。
……肯化錢買也不成，她又惘然想起那有井水的「主人」的話來，並且因為何先
生說一句「我化錢你說多少錢一桶」，那井水的「主人」就咆哮起來，大意是：
你這大老官有錢麼，請到別處去買去，我這裡，你拿一桶金子來，我也不要你
的，我這裡不賣水——據說這就叫做硬脾氣。何太太心里也明白，當真肯化
錢，「自來水」也還是有法弄到的，吃虧的是何先生所謂「我化錢」，也不過是
吹吹而已。

忽然人圈子里有三五個掙扎出來，搖着空桶，亂嘈嘈地說些不大聽得清的話，同時向另一方向飛跑而去。又有幾位也跟着跑。何太太的心機一動，也趕快跟了去。不到幾丈路，果然看見坡邊隱隱像有一個小坑，她高興得平空添了幾分勁。但是——當她到達那洞前時，先到的幾位已經廢然而他顧；洞是洞，可並沒有水。

「那時只怕炮彈炸的凶，」何太太心里說，「現在却又恨炮彈不夠多，不夠猛；找一個炮彈洞比找金礦還難些！」她回顧一望，先前那個「常常能出水」的洞邊似乎不怎麼擁擠了，她又趕快回去。還沒到，早聽見嚷鬧的人聲像暴風雨一般忽然而起；老趙提着一滿桶正和三四個野孩子鬥爭，老趙且戰且走，桶里的水一路潑掉了不少；猛可里一個十五六的野孩子聳身撲到老趙身上，老趙一個踉蹌，那桶水便完全翻了，野孩子們叫着笑着哄而散……

老趙氣得乾跺腳叫罵，何太太很同情他，走過來給他拾起了那汽油桶，一問

道，「那邊還有水麼？」

「有是有，可是你等到什麼時候？」老趙氣沖沖回答，「我們換地方罷。我知道有一個地方……」

彎彎曲曲走了半里路光景，也走在一個坡旁，遠遠便聽得嗤嗤的聲響。何太

太加緊脚步跟在老趙背後。她看見原來是通到山頂的一條水管破了，那可貴的自來水正像噴泉似的在迸射。「這怎麼接收呢？」她心里這樣想，却早飛跑到水管前。她擎起洋鐵桶對住「噴泉」，打算怎樣罩，可是那桶一歪，她滿身被噴得淋漓盡致。正沒法可想，老趙喚她道，「不要忙，來這裏……」又悄悄說，「你去張望有沒有人來，……」他跳過去，不顧「噴泉」，疾忙將水管破處包紮的棉花破布撕開，那「噴泉」便立刻壯大，地下早有些「人工」的小凹，立時積起水來，老趙一面用杓子去舀，一面不住低聲說，「看好了，有沒有人？」

何太太的桶里也盛了大半的時候，老趙忽然將頭一側，聽一下，立即跳起

來，做手勢叫何太太快躲，他自己提了兩個桶轉過坡也藏到一棵大樹背後去了。

……

★

★

★

★

★

阿清空手回到他們的臨時「公寓」，吊兒郎當吹着口哨，邊吹邊說道，「不會看見有什麼木柴，却看見了一個大笑話！」他將幾張零票往桌子上一扔，兩臂抱在胸前，堵起嘴便不作聲了。

「這可怎麼辦呢？」周小姐從臥房跑出來，一邊說，一邊打呵欠，「怎麼會買不到？我不信！」

「所謂柴，」阿清半真半假地說，「倒也不是絕對沒有，整整齊齊，二尺來長，三寸來寬，五寸厚，還有陰陽槽，不見半個木節，手指頭敲上去，梆梆梆的……」

沒說完，周小姐早叫起來道，「啊喲，誰個有工夫聽你胡說！可是，你爲

什麼不買來呢？」

「不過，一面塗着很厚的一層柏油，」阿清還是只顧說自己的話，「柏油倒也好，引火也容易些，不過，煙太重，臭味兒也難受。」

「哎，你這人，——你極該買了來的，總比沒柴燒……」

「我也知道，總可以燒，」阿清搶着說，「可是一問價錢，我就知道帶的錢不夠；打算零買他幾斤，他又不願意。」

「得了，得了，」周小姐有點生氣，同時把桌子的零錢數一數，「哦，只剩三塊了，那麼你又買了什麼東西？」

阿清笑了笑答道，「幹麼你這樣性急。不錯，只剩三塊，可並沒買到什麼東西。我一看柴買不成，就想到今天飯是燒不成了，可是大家的肚子却不會原諒我的，總得買些麵包什麼的回來才是。我記得有一家從前我們常去的麵包店。那知到了門前，抬頭一看，可把我駭了一大跳：一盞大光燈，耀得我的眼睛失了作

用，人山人海，……」

「嘿，你不用說了，真叫人生氣。一定是等到你擠上去的時候，麵包已經賣得精光了，是不是？」

「倒也不是！原來那麵包店早已變成賭場了！」

「哦——改成了賭場。」

「當時我想：七塊錢買麵包也不夠四個人吃一天，何不進去弄些不義之財？主意一定，進去就打銀牌，——你知道，我在這上頭倒也有若干經驗。」

這當兒，羅先生也跑出來了，就插嘴道，「阿清這話，倒不是吹大炮！」

「可不是，可見自有公論。我第一下就贏進了三塊，那就一共有十塊錢了，然而十塊錢要買柴買米還是不夠。第三下，我改變了進攻路線，果然，十塊變成十卅塊……」

「啊，」周小姐叫了起來，「阿清，你真行！」

「可是，我又一想，三十塊也濟不得事，咱們還得走，旅費也不能不籌劃。我把卅塊錢分作三次，都打了！」阿清說着伸一個懶腰，摸起一支煙來點着了，慢慢地抽。周小姐和羅先生都怔怔地望住他。

「後來怎樣呢？」看見阿清不說，周小姐就問了。

羅先生却冷冷地答道，「我猜得着，後來又輸了。」

「不錯，可是還沒完呢！你們該記得，阿芬有一枝藍寶石的派克在我身邊麼？我就拿出來，抵作十五塊，也分三次打，結果都輸了。」

「啊啲！」周小姐又叫起來，「阿芬！你的筆……」

「別忙，還沒完呢！」阿清跳了起來說，「我自己還有隻司馬錶，他媽的賭場里只肯作爲十塊，我也分作兩次，把阿芬的派克贏了回來，再拿派克去打，又把十塊錢也贏了回來，後來手氣又差了……」

周小姐早聽得不耐煩，尖聲說道，「該死，阿清，你把人家的東西也胡亂去

賭！」

阿清笑了笑，「一句話，後來又贏，贏了又輸，到最後，咱們的七塊錢變成三塊，我這才帶牠回來。」

「那麼，阿芬的藍寶石派克呢？」羅先生問。

「還在這裡。」阿清回答，便將香烟頭扔掉，「不過我們的柴米旅費還沒有着落。」

羅先生和周小姐都吁了口氣，再沒有話。

「我記得你有一隻戒指，一枝別針，」阿清慢慢轉身對周小姐說，「我的賭法是有把握的……」

周小姐不等他說完，以斬釘截鐵答道，「我才不幹呢！真糟，沒有柴，生芋頭吃了會瀉肚子……」

「哦，說起柴，我還忘記了一個故事，」阿清鄭重地說，「從賭場出來，我

想起一個朋友住在半山，或許他那裏可以游擊點什麼來。路上經過某書院，一看那情形，我又改變方針，何不就在這裏游擊一下，幹麼定要上山去：那里知道一進去，這才是大笑話，那麼大一所洋房，上上下下，裏裏外外，竟不見半根木條，半點木星都沒有！賭氣之下，我就回來了。」

暫時都不作聲，末了還是周小姐帶點可惜的情調說道，「阿清，你不該有了三十塊還不滿足，再說，你又不該不去找你那個朋友……」

「也許是對的，」阿清懶洋洋說，「但是七點鐘要戒嚴，要是回不來，不又連住都成了問題麼？」

★ ★ ★
日本軍佔領香港後第十五天。

這百年的商業都市正扮演着空前未有的醜劇。

白天，每一條大街依然那麼「熱鬧」；各種古怪名稱的所謂「公司」，門前

大幅白布紅綠色大字寫着「現錢交易，銀牌色寶」，一望皆是，代替了銀行、百貨公司，以及其他形形色式的商店。手指那麼粗的斷電線從空中掛下，拖在馬路上，蜿蜒有數丈之遠。小攤販夾路而列，形成「熱鬧」的又一方面。在他們後面，小山一樣的垃圾堆，防護團員的制服和鋼盔往往而有。前面路中心，隔不了多遠，就能遇到一個餓殍，蜡黃的皮膚上呈現着深灰色的龜裂紋。

嬰孩的死屍多在小街冷巷的頭尾。似乎這島上還沒有那麼多的野狗，或者是野狗們沒有那麼大的食量，這些小小的屍體，居然頗多在完好狀態下漸漸潰爛，有些善心的人們或者給蓋上半張破蒲包。

在一個貧民窟的閣仔里，陳強和小黃計算着他們的存糧：這是半斤米，十幾個蕃薯，一小袋發霉的麵粉。那天小陳幾乎送了一性命弄得那一小袋麵粉，可是粉已經發霉，他們總想不出什麼方法才可以把這霉粉也派用場。有一次，小黃不知從那里聽來，只要加一點蘇打進去，這霉麵粉也就可以吃，但那里去弄蘇打呢？

小黃爲此忙了幾天，並無結果。

現在，他們對於這倒霉的麵粉已經絕望。

陳強把半斤米和十幾個番薯都洗過，拿起小黃的唯一的財產，——一個破籬筐，看了一看，又找出他自己的幾本當作寶貝的書籍，便打算一總當柴燒。

「你，」小黃遲疑地問道，「一頓都燒了吃了，明天又怎麼辦呢？」

陳強已經把火生了起來，一面回答：「吃飽了好走路呀！」

小黃默然有頃又問道，「那麼，打定主意要到那邊去了？」

「不去你又打算怎樣？」陳強吹旺了火，挺直了腰，抬頭看定了小黃說。

「自然是去的好，」小黃解釋着，「可走，人家肯收容我們麼？有人對我說：他們不打日本仔。又說是他們到一個村莊，便把做生意的，有田有地的，全都趕走，把吃的吃光，穿的穿光，用的用光，便放一把火燒光，再到別的村莊。

「你相信這些話麼？」

「我倒不大相信。可是，人家又說，要是他們調查出來你有本家或親戚是做生意的，有田有地的，那就要逼你去殺掉他們，這叫做『找保』。你要是不願意……。」

小黃沒有說完，陳強早笑了起來，打斷他的話道，「夠了，你那里聽來的這些野話？」

「這話就有半年多了；我是聽阿連說的，阿連恐怕是聽『扭紋柴』的堂兄弟說的。」小黃頓了一下，「不過，你知道，我是淡水人，我的本家和親戚里邊，做生意的和有田有地的，總也有幾個罷，沒來由的要我去殺他們，我可提不起手呀，這不是……。」

「沒有這些事！」陳強斷然說，「不過，那邊自然也不是享福的地方，有時也得餓肚子。」

「這還不算什麼。」小黃歎口氣回答。「我們明天就沒得吃了。」
「可不是！」陳強將鍋蓋移開些，讓蒸汽自由出來，「不過就是餓肚子也餓的痛快。飯快得了，吃飽了就走能！」

★

★

★

★

日本軍統治了十多天的香港什麼都沒有：水，電，交通，燃料，食糧，——零票。

所有的大旅館都被徵用，不是作為英美荷籍人民的收容所，便作為什麼「安慰所」。〔隨軍公娼〕比較小的旅館還能逃過徵用的網，把大門緊閉，却在門上貼一張紅紙：本店照常營業。

王胖子和老魏就在這樣的「照常營業」的旅館內安身。他們各帶着「臨時伴侶」喝得半醉回進旅館，要熱水洗臉。

「熱水可沒有，」茶房回答，「買不到柴。」

「真是笑話！」王胖不信似的說，「你們不肯買罷了，那里會有錢買不到。大家都說大票子沒法使，可是你到賭場里，打個四折，再不然，就是三折，也照樣使開了。柴麼，沒有松木，就有柚木，紅木；頂講究的紅木傢俱都拿來當柴燒了，你們是不肯買。」

「先生，」茶房却也不肯認輸，「紅木柴不好燒呀！」

「那麼，你們自己用什麼燒飯的？」

「今天早上吃了一頓粥，」茶房哭喪着臉，「先生，不騙你，沒有柴，沒有米，到此刻還沒一點東西下肚子。」

看見王胖等再沒有話說，茶房轉身想走，却歎氣道，「香港是完了，完蛋了！」

老魏皺了眉頭，老是在騎樓上來回踱着。在戰爭完結的那一天，他曾經十分樂觀，以為至多不出一星期，交通便可以恢復，他就可以到上海，那知十多天

了，他的期望件件落空，反而「明令」不能使用大票。

「這真不成話，」他粗聲粗氣說，「十多天了，還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原來有的，全都沒有了，可是賭場，死屍，搶匪，却一天比一天多——他媽的，這鬼地方多馱下去真可怕！老王，電報又不通，錢完了，你打算怎樣？」

「怎樣？也不怎樣……」王胖含糊應着，可是輕微的鼾聲已經從他鼻子里出來了。

「昨天我在路上碰到阿張，」老魏的「臨時伴侶」說，「這小子倒真有辦法。」

「什麼辦法？」

「他找了個會說幾句東洋話的，開辦一所教授東洋話的什麼夜校。」

「嘿，這年頭兒，飯都沒有吃，誰還有心思去學東洋話……」

「可是，他的生意好得很，聽他說，像他的那樣的學校，幾天工夫，就開出

四五十家來了。有一批人，是要學會了幾句東洋話才有飯吃的！」

「對呀！」王胖子忽然醒了，跳起來說，「聽說一些鹹水妹就在鑽頭覓縫的想學幾句。……」

老魏驚異地把眼一瞪，接着便大笑道，「真是笑話！但是，恐怕她們的投機事業未必得手。日本人多麼精明，他們平時每到一個碼頭，妓女是自己帶去的。現在是戰時，要花姑娘自然徵用，何況他們又有隨軍娼妓。賣笑生活的，倒想發點東洋財，那是白天做夢！」

這一番話說得兩位「臨時伴侶」都有點毛骨聳然。可是王胖子的輕微的對聲却又來了，這次却愈來愈響……

老魏反剪着雙手，繼續在騎樓上踱方步；忽然又想起了什麼似的，找出當天的報紙來看。他聽到一種謠言，說是有人偷聽重慶或紐約的廣播，日本東京被炸，——大概是美國空軍罷，炸東京的飛機有六百架之多。他把報紙的大標題看

了一遍，心裏想道，「如果真有這樣的事，報上也不敢發表。」同時他的眼光忽又落在所謂「社論」那一段上。這是一篇要求中國人民認識「皇軍」的作戰目的是爲「解放」英國屬地人民，是替中國人「收復失土」的宣傳文章。同樣口吻的小傳單，當香港未陷之時，日本飛機已經散過幾次了，當時老魏也曾看到過一張，當時的感想只覺得日本仔既然飛機多，大砲也不少，趕快打就得了，何必再玩這些把戲；但今天他看了這一鼻孔出氣的社論，却感得十分惡心，他哼了一聲，輕輕罵道，「下作得很！弄得大家沒有米，柴，水，又不能使用大票子，還說是解放，誰相信你這套鬼話！」

（五月一日寫完）

劫 後 拾 遺

茅 盾 著 者 著
藝 學 社 行 發 者 行 發

桂 林 中 北 路 九 十 一 號

經 售 處 各 大 書 店

出 版 期 卅 一 年 六 月 初 版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1 / 020



090

1185

中国书店—海1	
册数	1/105
定价	280—